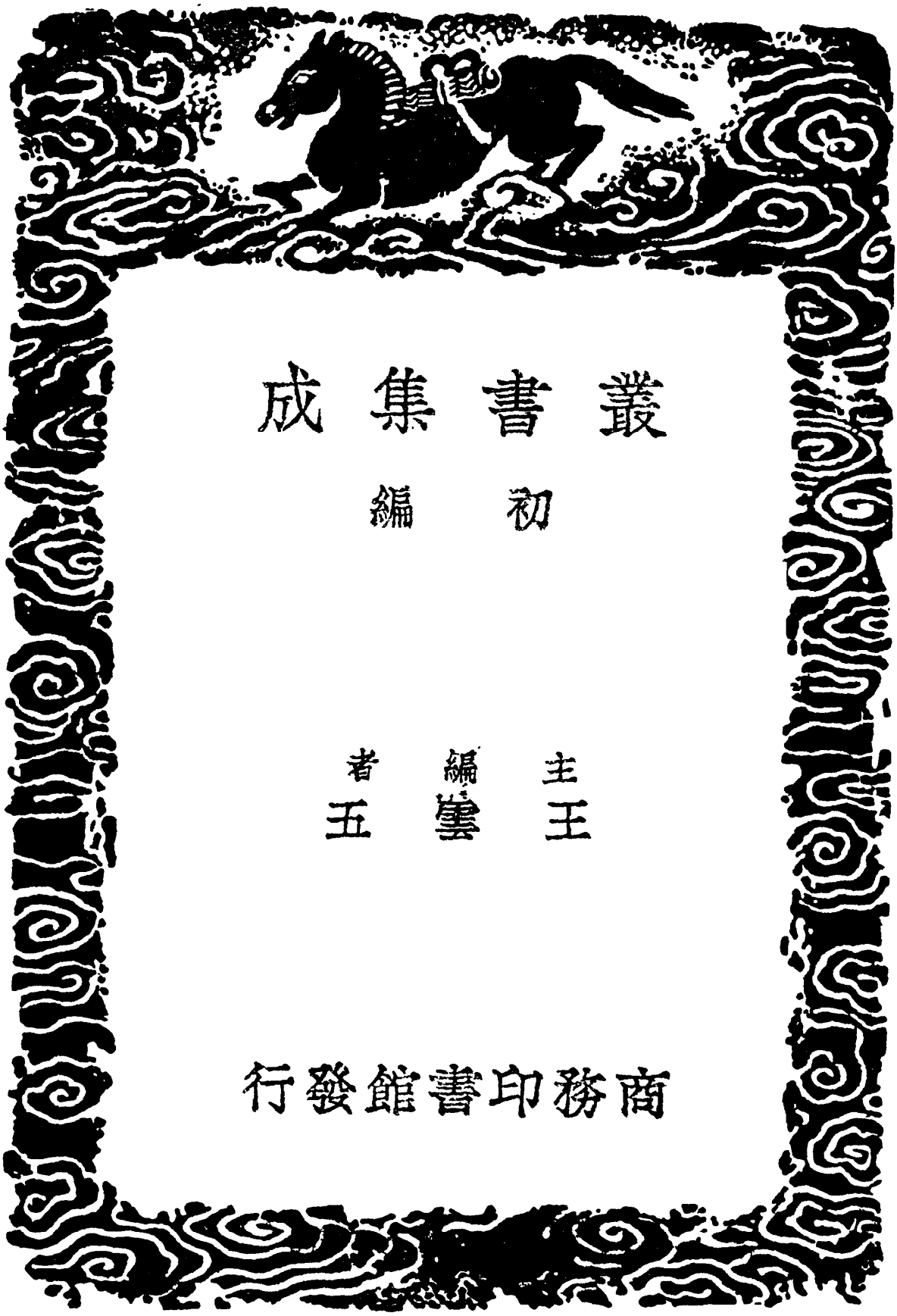
至明本釋書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至書

蔡沈撰

本館據十萬卷樓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復刻至書序

謂之至書者。至理之所載也。古昔聖賢。以至理蘊于心。則爲至德。以至德洩于言。則爲至論。以至論措于行。則爲至道。以至道載于典籍。則爲至書。此至書之所由名也。予雖竊守侯邦。而志恆慕古。乃於羣書中檢得此帙。實蔡九峯潛心聖賢之學。搜此至理于羣經諸史之中。彙集成編。以詔來世。予展而玩之。則聖賢相傳心法之奧。宛在目中。學古向上之機。有不待喻而自悟者。但此書格制欠宏。而字行未析。甚不便于披讀者。乃命儒臣再加校正。謄刻大式。將欲廣傳海內。俾有志于心學者。據此以希賢聖。譬之軌轍不殊。而駕可攀矣。夫奚難哉。傳曰。聖賢可學而至。是在奮修者何如爾。嘉靖丁巳季冬日五友軒書。

至書原序

至書者。言乎理之極至者也。天下之理。中而止矣。堯、舜、禹之相授。孔子、孟子之相傳。上下數千百年。而其言若出於一者。天之降衷。民之受中。理無二本。故言無二致也。然而理有體有用。靜而無所偏倚者體也。動而無過不及者用也。體則虛明。而無一善之不備。用則該貫。而無一事之不周。聖聖相承。其所以互相發明者。雖或有議論詳略之不同。稱述名義之不一。若夫根源之發。旨趣之歸。所以講明乎此理者。則固同一本也。三代之前。上之所以爲教。下之所以爲學。則從事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若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不過使其由夫日用之常而已。夫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精微之論。不過數語。當是時也。風俗醇。人心正。本原不差。故士亦積學而造於自得。而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學者專記誦之工。溺詞章之技。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於是異端邪說。得以乘間投隙。言道德。論心性。舍實取虛。棄有語無。以其似是而易以惑人也。是以天下靡然趨之。其信之者。固入於老佛矣。其疑之者。亦入於老佛也。其與之者。固入於老佛矣。其攻之者。亦入於老佛也。泯泯棼棼。以至于今。天理民彝。幾何而不至於淪喪也哉。嗟

夫人惟無得乎此也。是以有慕於彼。竊念古先聖賢之書。所以持挈綱領。闡究精微者。非不明著。惟其散諸簡策。讀者不能會而一之。是以窒礙而難通。辛苦而無得。私竊懼焉。因遠取堯、舜、禹、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書。近述周子、程子、張子、朱子之論。天下之言理者。無以加矣。因是求之。則知夫精粹純一。溥博淵深。萬善所宗。萬事所出。而老佛之所謂虛寂者。不待辯而明矣。父子而親。君臣而義。夫婦而別。長幼而序。朋友而信。藹然其和。怡然其順。而聖人之所謂典常者。固可勉而至矣。昔者嘗聞之父師曰。世道既降。邪說交作。人心不明。苟不先示本原。鮮不誘於異端而陷溺之者。此書之輯。皆極至之理。其庶乎所謂本原者歟。聖言深遠。未易測識。擇之未精。錄之未備。同志其損益之。若夫力行之序。則自下學始。日用常行之閒。卽道體精微之所在。學者不可不勉焉。嘉定戊辰正月望日。建安蔡沈序。

至書

宋 蔡沈撰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朱子曰。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朱子曰。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主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乎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粹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於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而併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朱子中庸序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主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

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朱子曰。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伊尹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朱子曰。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用。約而會之於至一之體。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預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張宣公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爲精密。

箕子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朱子曰。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主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其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爲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建極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于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之所以相與者如此。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朱子曰。偏、不正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偏陂、好惡、黨偏、反側、私之所當戒也。正義、王道、王路、蕩蕩、平平、正直、極之所當由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性情者也。夫歌詠以叶其音。反復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閒。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傾邪狹小之念。達公平廣大之理。人慾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周頌維天之命篇。朱子曰。天命、卽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閒。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閒斷先後。

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大雅抑篇。朱子曰。輯、和也。遐、何通。愆、過也。尙、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覯、見。格、至。度、測。矧、況也。射、斁通。厭也。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

其修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聞獨居於室之時亦當不愧於屋漏然後可耳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修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朱子曰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朱子曰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絜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祭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乎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朱子曰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易有太極。

訓解曰。易、變易也。指無體之易。太極者、至極之理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周子無極而太極者。正發此義。

是生兩儀。

訓解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而成一畫者兩。是爲兩儀。

兩儀生四象。

訓解曰。陰陽之上。各復生陰陽。而成重畫者四。曰老陽。曰少陽。曰少陰。曰老陰。是爲四象。

四象生八卦。

訓解曰。四象之上。又各復生陰陽。而成三畫者八。曰乾。曰兌。曰離。曰震。曰巽。曰坎。曰艮。曰坤。是爲八卦。

八卦定吉凶。

訓解曰。三畫成而八象著。故可以定吉凶。

吉凶生大業。

訓解曰。吉凶既定。則可以成天下之務。故曰生大業。

乾知太始。坤作成物。

朱子曰。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無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朱子曰。乾健而動。卽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故爲以易而知太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爲以簡而能成物。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朱子曰。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己者。業、謂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爲賢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朱子曰。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程子曰。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朱子曰。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修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無以居之。訓解曰。至、極。終、止也。知其極。

則無偏無倚。知其止。則無過無不及。知至知終。知之事也。至之終之。行之事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既知至矣。又能至之。則幾之事。可以與之矣。義者、事物宜然之定則。聖人以爲法於世者也。既知終矣。又能終之。則存義之事。可以與之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朱子曰。此以學言之。正、謂本體。義、謂裁制。敬、則本體之守也。訓解曰。直者、其正也。方者、其義也。正義、體也。直方、用也。周公舉用而言。夫子原體以釋之。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以敬易其直也。正、指卦德而言。敬則不失其正。指人心而言也。義者、心之裁制事物得其宜之謂。敬則誠存而其動也直。義則誠立而其止也方。內直外方。其德大矣。不孤、釋大義。凡學而後能者。不習則其所行未免有疑。此乃出乎其德之自然。何疑之有。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朱子曰。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訓解曰。準、猶相當也。彌、徧也。綸、理也。天地之所有。易皆有之。故能徧理其道。此統言易書之至大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訓解曰。觀、視也。察、詳視也。天本幽而有文可觀。地本明而有理當察。文明故曰觀。理幽故曰察。仰觀俯察。故知幽之所以有明。明之所以有幽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訓解曰。始、生。終、死也。原其所始。則知死之說。反其所終。則知生之說。夫子答季路。未知生。焉知死。正是此義。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訓解曰。精、陰也。氣、陽也。精氣聚則爲物。物生則在精者爲魄。在氣者爲魂。物死則氣散而魂游爲變。不言魄者。魄不能游也。故聚者神之申也。散者鬼之歸也。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不可得而測者也。以其聚而爲物者觀之。則神之情狀可知。以其游而爲變者觀之。則鬼之情狀可知。朱子曰。此上三章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爲物。神之申也。魂游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訓解曰。天地聖人。無二道也。分而言之。故曰相似。相似則動。雖先後不能違也。此言智之實也。

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訓解曰。智周萬物。智也。道濟天下。仁也。智而能仁。不過乎爲智也。使其道不及以濟天下。則知雖至。而道不行。其爲智也。非聖人之智。中庸所謂智者過之之智也。此言智之用也。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

訓解曰。旁、溥也。行、猶施也。流、猶過也。言其仁雖溥。而未嘗過乎爲仁也。樂天、仁也。知命、智也。不智則不能無憂。仁而有智。故不憂。使其流而不能知命。則行雖溥。而道不明。其爲仁也。非聖人之仁。中庸所謂賢者過之之仁也。此言仁之用也。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訓解曰安土無土而不安也敦篤也安土而不篤於仁則安土之愛乃私愛耳非能愛也此言仁之實也朱子曰此上四章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無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無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爲表裏如此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朱子曰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斥郭也天地之化無窮而聖人爲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無有方所易之變化無有形體也訓解曰天地之化雨暘寒燠之類過猶恒雨恒暘聖人則範圍之而使不過也曲委曲也成遂也一動一靜不得其遂則爲有遺矣聖人則委曲成物而使之不遺知猶主也晝陽夜陰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聖人則兼陰陽之道而主之也範圍天也曲成萬物神之事也通乎晝夜易之事也神用也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故其用無方之可指易理也非動非靜而通乎動靜者也故其理無體之可見

一陰一陽之謂道

朱子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朱子曰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者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朱子曰。仁、陽。知、陰。各得聖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自爲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訓解曰。陰陽非道。陰陽運而不滯。乎陰陽者道也。繼善、陽也。陽動之始。純而不雜。元者善之長是也。成性、陰也。陰靜之閉。物各有受。各正性命是也。凡人之性。皆具是道。但其稟受之際。有清濁之偏。昏明之異。故得陰之多者。獨能於仁。而謂之仁者。得陽之多者。獨明於智。而謂之智者。至於百姓。則又昏昏由之。而不知其爲仁爲智。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一節。言道之在人。自生知安行已下。不能不有所偏。必如上章。窮理乃能盡性至命。此學易者之極功。而作易者之本意也。

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朱子曰。易、指蓍卦。無思、無爲。言其無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朱子曰。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無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訓解曰。憧憧之思。以思慮爲感者也。天下散殊。何思慮能感之。以迹而言。則歸雖同。而塗則殊。以心而言。則致雖一。而慮則百。殊塗百慮。紛然並作。果何從而思。何從而慮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朱子曰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如憧憧焉則入於私矣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訓解曰此上六者屈信往來有迹可見觀其所以相感而利生焉則知感應之妙初不可以憧憧之思而得也其言皆先屈而後信其所謂屈者即感之本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已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朱子曰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明也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幾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無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訓解曰精義窮理入神造乎無思無爲之妙也致用應感也致用之本在乎精義入神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無害於感也安身無凶悔吝於身也崇德崇其所得也崇德之要在乎利用安身故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精義入神內也致用外也自內以達外屈而信也利用安身外也崇德內也即外以養內信而復屈也屈信之際應感之道備矣過此以往有非學力之所能致故曰未之或知也神者妙而無方化者運而無迹窮者極至之謂知者主張之謂至是則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故曰德之盛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慾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慾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慾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它人所能預又見其幾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慾淨盡

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盡克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朱子曰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慾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幾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閒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又曰愚按此章答問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不勉也。

程子四箴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則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朱子曰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止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朱子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

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朱子曰。止其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朱子曰。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朱子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壹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窮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朱子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已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已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朱子曰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已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朱子曰此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或問曰在明明德之說可得而聞其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藏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爲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

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卽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卽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啟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啟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未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此朱子取程子之義。以補格物致知之傳。

或問曰。格物致知之義。子取程子之意補之。其說可得聞乎。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臭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之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之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

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道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未盡知有未盡則其心之所發必有不能純於義理而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徧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微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旨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道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於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人之一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足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景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茫然措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老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

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朱子曰。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朱子曰。閒居、獨處也。厭然、銷沮藏閉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固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朱子曰。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之與惡。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朱子曰。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或問曰誠意之指其詳可得言耶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爲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懵然而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眞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善之眞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眞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爲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去其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是則其爲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爲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眞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眞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爲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閒實爲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盡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眞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溺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爲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眞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爲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爲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閒亦可見矣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朱子曰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朱子曰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此所謂修身在正其心。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怒憂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耶。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眞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云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情性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子曰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慎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或問中字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爲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爲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爲體用此愚於名義之篇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

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爲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必信謹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爲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爲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爲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汚之謂哉既曰當然則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常矣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名以見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楊韓子之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爲而亦豈人之所得爲哉修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外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智之爲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智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綸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

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爲之也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閒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予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爲教也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閒而修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閒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之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所修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閒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閒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愼乎其目之所不及睹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閒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閒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閒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

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爲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閒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閒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爲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閒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爲己遏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子於此首以爲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即爲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爲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耶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曰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爲一懼不聞則其爲言又何必若是之重復耶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閒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爲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爲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各有血脈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爲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閒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復偏滯而無所當亦甚矣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謂極皆不外乎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

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閒。驩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爲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

君子之道。費而隱。

朱子曰。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朱子曰。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朱子曰詩大雅旱麓篇鳶鳶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朱子曰結上文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朱子曰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已下之事固執利行已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朱子曰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之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之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

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朱子曰。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朱子曰。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或問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始以其名義言之。則眞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眞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小大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也。沖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謬。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

於詐僞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閒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于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眞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爲不誠耳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朱子曰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朱子曰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而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朱子曰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或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曰唯程子之言爲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爲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諸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爲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朱子曰公孫丑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致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朱子曰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以爲難者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朱子曰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云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卽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朱子曰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顚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顚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朱子曰。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卽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朱子曰。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亦可知矣。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朱子曰。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朱子曰。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其無之。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朱子曰。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卽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朱子曰。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朱子曰。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判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疑哉。程子曰。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

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孟子曰。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朱子曰。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卽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朱子曰。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朱子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朱子曰。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子曰。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弃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旣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主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朱子曰。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朱子曰。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旣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眞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公都子曰。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也。

朱子曰。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朱子曰。此卽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朱子曰。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朱子曰。乃若發於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朱子曰。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

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朱子曰。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內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筭、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不思以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曰。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以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者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朱子曰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其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

朱子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其害至於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朱子曰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朱子曰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

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卽在耳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朱子曰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鷄犬至輕鷄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朱子謂上兼言仁義而不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朱子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所宜服膺而勿失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朱子曰。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朱子曰。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之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察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朱子曰。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朱子曰。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於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命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者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朱子曰。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朱子曰。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朱子曰。強、勉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朱子曰。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朱子曰。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羨字。更詳之。愚嘗聞之師曰。此二條、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

朱子曰。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修爲。聖人之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者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以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反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朱子曰。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朱子曰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之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朱子曰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好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周子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爲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謂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周子曰或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朱子曰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閒自無別用力處矣。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

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流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卽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於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而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則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朱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聖人之道中正仁義而已矣

而主靜

無欲故靜

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常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爲。而常自然也。未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所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兄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

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

朱子曰。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卽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朱子曰。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卽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朱子曰。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卽圖之陰靜矣。

純粹至善者也。

朱子曰。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朱子曰。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卽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原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者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朱子曰。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已。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爲五行之性矣。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朱子曰。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

朱子曰。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卽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朱子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順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朱子曰。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爾。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爾。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朱子曰。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朱子曰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至易而行難。

朱子曰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朱子曰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僞不能奪之矣。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朱子曰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周子曰誠無爲。

朱子曰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卽太極也。

幾善惡。

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朱子曰。道之得於身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卽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朱子曰。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幾也。

朱子曰。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朱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朱子曰。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朱子曰。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朱子曰。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朱子曰。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朱子曰。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朱子曰。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朱子曰。此卽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朱子曰。此卽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朱子曰。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程子答張子書曰。承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尙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力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

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之爲非。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於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夫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

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也。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其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倫。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之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朱子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曰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朱子曰不循天理而循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它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喜繼其志

朱子曰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朱子曰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朱子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庫玉汝於成也。

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朱子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明本釋

劉荀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聚珍版叢書及畿輔叢書
皆收有此書聚珍本在前
故據以排印

明本釋

明本釋目錄

卷上

明四端察五典　窮理
不欺　寡欲
敬　勤
求實用　推己及物
修身　養心
信　正君心
審勢

卷中

正名分　防微
達人情去利心　不求備
寬而有制　察良心
澂源　刑賞

節用
卷下
立志　宏毅
勇　果斷
守正　得失輕
辭順理直　時
義　知止
安義命

臣等謹案明本釋三卷。宋東平劉荀撰。其書大指。謂天下事物。莫不有本。因舉其關於大體者共三十三條。多引六經語孟及宋儒言行。或旁採史鑑。以證明之。議論頗明白愷切。宋史藝文志晁公武讀書志。皆不載。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經籍考。但載荀所撰建炎德安守禦錄。而是書亦略焉。惟明文淵閣書目。國史經籍志有之。蓋其書在宋不甚顯。至元明間始行於世也。然楊士奇焦竑。皆作明本三卷。劉荀撰。此本乃標曰明本釋。疑或後人因其註而增題之也。荀字子卿。嘗知盱眙軍。書中多稱先文肅公。蓋劉摯之孫。故所稱引。皆元祐諸人語。又與朱子同時。故其言具有本末云。乾隆三十八年四月恭校上。

明本釋卷上

宋劉荀撰

予觀論語記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有大哉問之對。有子論孝弟。而有君子務本之言。始知學者進德修業。必先明乎本。夫事物莫不有本。知其本。則所由之戶不差。循序而進。然後德業可得而成矣。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言知其序而進。則至於道近也。伊川程先生名頤、字正叔。學者稱伊川先生。與兄明道先生名顥、字伯淳、倡道學於洛中。世謂之洛學。此書所記。謝良佐、游酢、楊時、尹焞、侯仲良、朱光庭、郭忠孝、張繹、劉安禮、李籲、劉絢、皆門人也。司馬溫公、呂申公薦先生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加召用。胡文定謂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先生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之。又云。紹興以來、朝廷崇尚其學。而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傳者既失之。而詖淫邪遁。紛然淆亂。莫能別其眞僞、河南之道幾絕矣。見公文集云。大觀元年卒。曰人之學、莫大於知本末始終。故孝弟、爲仁之本。事親、事之本。守身、守之本。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河南尹和靖名焞、字彥明。靖康中詔授和靖處士。曰學者必自本而往。姑推其類而舉其概。會於理。則豈有二哉。天下事物。理雖一而分則殊。莫不有本。猶道一而已。而得名之衆。所主之不同也。周濂溪云。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伊川云。五常、人誰不知是一箇道理。既謂之五常。安可混而爲一也。姑舉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凡三十三條。若云明於一本。而萬本皆明。似非始學者之事。初學之患。政在此。呂與叔曰。小學之學。藝也。行也。大學之學。道也。德也。禮樂射御書數。藝也。孝友睦婣任恤。行也。自致知至於修身。德也。所以治天下國家。道也。古之教者。學不躐等。必由小學

進於大學。自學者言之。不至於大學所止、則不進。自成德言之。不盡乎小學之事、則不成。昔楊龜山與胡文定公書云。性命一說。雖揚雄猶未能造其藩。況餘人乎。而世人易言之。多見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十而後知。則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說也。又曰。知性而後可與言命。中人以上。乃可以與此。故子罕言也。明道令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張思叔請問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謝顯道言。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明道與伊川、受太極圖於濂溪。卒未嘗以圖示人。是知程門初不令學者躐等也。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豈有弊哉。

武夷胡文定公

名安國、字康侯、謚文定。自云。吾學騰經於伊川。不及親見。

曰。一以貫之。知之至也。非上智不與焉。

橫渠張先生

名載、字子厚。居鳳翔郿縣之橫渠鎮。學者稱橫渠先生。倡道學於關中。世謂之關學。此書所記呂大臨、蘇昞、范育、皆其門人也。呂正獻公薦其學術操守。日益充實。沈深有謀。諳練世務。誠國家之實臣也。呂與叔謂先生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學者有問。多告以智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恕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先生乃二程中表也。嘗告伊川曰。它日道行見用。須戒自處太重。無以復來天下之善。今日之患。正在此爾。或問、橫渠立言有迫切處否。伊川云。子厚謹嚴。才謹嚴、便有迫切氣象。又云。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揔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明道云。西銘橫渠、文之粹者也。極純無雜。秦漢學者所未到。范育謂正蒙之書。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不言。熙寧十年卒。

曰。天下之事。各各有理。如何便道得了。到極致。則須是歸一。其始極有分辨。或問格物。即窮理也。詳見窮理條。

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否。伊川云。怎得便會通貫。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又曰。自修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今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爲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便有多少。

又問、孝弟爲仁之本。曰。謂行仁自孝弟始。明本蓋竊取其義也。然則所謂大本者何詳是書。則一貫之理。亦可以默識矣。伊川謂學者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先儒誨人之方。或曰敬。或曰勤。或曰禮。或曰寡欲。或曰不欺。或曰忠恕之類。此書具載者。以見諸家設教不同。其理則未始不貫。是皆入德之門。難拘一說以略之。夫人氣稟不一。要在因先儒之訓度己才而進焉。尊所聞而行焉。其至則一也。伊川曰。孔子之教人。各因其才。有以文學入者。有以政事入者。有以德行入者。又以見聖門之廣大也。

明四端、察五典者、窮理之本。

大學以致知格物爲先。伊川曰。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在格物。胡衡麓曰。致知然後知、四端、五典。其致知格物之先務歟。四端者何。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辭讓之心、禮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其心豈自外來。乃自然發見。非思勉而得。卽所謂良心也。秉彝也。秉、執也。彝、常也。廣漢張敬夫謂本然之常性。人皆均有。故好是懿德。以其秉彝故也。而不知好者。是必有以亂其常故爾。敬夫名栻。受學於胡文定公季子宏仁仲。天理也。邵康節謂自然者、天也。又詩云。自然之外更無天。伊川曰。天者、自然之理也。謝上蔡謂格物須識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孺子將入井。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內交於孺子之父母。惡其聲而然。卽人欲爾。天理與人欲相對。人欲纔肆。天理滅矣。明道令學者必先知仁。其義一也。謝子之說。本諸樂記。滅天理而窮人欲之義。是知仁義禮智。非人能強名。皆我所固有。其端常見於日用之間。要在知皆擴而充之爾。故孟子謂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充與不充。在我而已。吾儒則推此良心而達於天下。以立萬世之大經。釋氏則以死心爲宗。唯恐寂滅之不至。儒釋之異。大要在此。彼三綱五常之道。自然而廢也。所以自謂出世間法爾。然世間豈得而出哉。張子韶少儀論曰。釋氏乍脫人欲之營營。其樂無涯。遂認廓然無物者爲極致。是故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功業爲塵垢。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爲贅疣。以天地日月春夏秋冬爲夢幻。離天人。絕本末。決內外。槁槁無耦。其視臣弒君。子弒父。兵革擾攘。歲時荒歉。皆門外事。殆將滅五常。絕三綱。有孤高之絕體。無敷榮之大用。此其所以得罪於聖人。胡文定公曰。人皆有是心。堯舜能充爾。如充惻隱之心。至其仁如天。充羞惡之心。至以闕充。辭讓之心。至以天下讓。充是非之心。至以嗣子爲嚚訟。伊川曰。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爾。問。四端不及信。何也。伊川曰。性中只有四端。卻無信。爲不信。故有信字。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五典者何。中庸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天下之達道。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伊川謂此爲五典。橫渠以謂其生民之大經乎。乃自然之定理。豈人強能秩序哉。卽所謂彝倫也。天敍也。

延平楊龜山（名時、字仲立、自號龜山云）曰。五品、人之大倫。天之性也。不可須臾離焉。又曰。五品之敍、天也。先王惇五典。敷五教。以迪之。所以事天也。（自萬世當行之法言之。謂之五典。自設而爲教言之。謂之五教。其實一也。林少穎云。）蓋天下之爲天下。惟是五者而已。離此以爲道。非通道也。行之天下。人倫絕、而天理滅矣。聖人所以爲聖。亦豈有他哉。人倫之至而已。舜之憂民。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使契爲司徒。不過教以人倫。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侯師聖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先王之政。達此。以保天下。謝上蔡曰。不然。人類幾何其不相噬齧也。）徂徠石先生（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師泰山孫明復。躬耕徂徠山下。學者稱徂徠先生。世謂之東學。杜祁公、韓魏公力薦於朝。歐陽文忠公謂先生篤學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常以經術教授。在太學。蓋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大學之興。自先生始。其言曰。學者、學爲仁義。惟忠能忘其身。篤於自信。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慶歷五年卒。）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臣。不可一日無父子。不可一日無夫婦。不可一日無朋友。不可一日無長幼。萬世可以常。一日不可廢者。孔子之道也。（周公所以示成王。亦不過令知此道爾。）尹和靖曰。尹川教人學。先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上求樂處。便是。（因悟今之學者。失所先後。亦多矣。）胡文定公謂四端、五典。在人則一心也。在物則一理也。充四端可以成性。惇五典可以盡倫。性成而倫盡。斯不二矣。呂與叔（名大臨。藍田人。）謂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伊川謂飲食男女之事。喜怒哀樂之變。皆性之自然。釋氏必盡絕是。然後得天眞。吾見其喪天眞矣。邵康節亦云。釋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受乎天地之中。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邵康節語秦玠曰。道滿天下。何物不有之。明道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康節云。我性即天。天即性。橫渠亦曰。性即天。龜山曰。性、天命也。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伊川曰。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道也。離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也歟。呂與叔曰。不明人倫。則性命之旨無所措。不本性命。則理義之文無所出。孔子

之言性與天道、合天人、兼本末、妙道精義、常存乎父子、君臣、夫婦、朋友之間、不遠乎交際、酬酢、灑掃、應對之末、非如異端之學、絕倫離類、造乎難行難知之域、或問、明道行狀、有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之說、伊川曰、性命孝弟、祇是一統底事、彼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於人切近者言之、又曰、只說道、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之言、只作尋常本分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性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竊謂世之談虛說妙、以爲道學、宜味斯言也、

昔嘗問學於胡衡麓、名寅、字明仲、自號衡麓居士、成、學者稱致堂先生、文定公長子、張橫浦名九字子韶、杭州鹽官人、受學於楊龜山、謫南安、學者稱橫浦先生、二侍郎、莫不舉四端、五典以示誨、誠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原、致知格物之先務也、故冠於篇首云、橫浦又云、雖然、有是四端、而不知學問、則行於所不當行、故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惡小人而惡君子者、有遜位於子之而召亂者、有非君子而是小人者、此所以不可不學也、何謂學、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伊川所謂五者廢其一、則非學、繹橫浦之說、本中庸修道謂教之義、言非學不能品節之、則親親、仁民、愛物之分差矣、游定夫云、爲我至於無君、兼愛至於無父、則非教矣、始悟聖人爲六言六蔽之訓也、

窮理者、進學之本、

大學謂致知在格物、在字宜玩味、先儒以謂格物、卽窮理也、明道伊川兄也、呂正獻公薦先生道術精奧、頗能推行、凡所臨涖、皆有異績、又舉九臺官云、才行兼備、忠義不羣、伊川謂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恐、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爲學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理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教人自致知至於知至、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求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嘗曰、吾學雖有所受、至於體天理而言之、則非得於人也、又謂伊川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朱公掞見先生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劉安禮云、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謝顯道謂先生平和簡易、坐則凝然不動、如木偶人、及其動容貌、出辭氣、則蕭然粹和、如春風之被萬物、又云、吾師先使學者致知以識別之、而後持敬以涵養之、所成就衆矣、或問何先乎知識、謝上蔡曰、窮理之謂也、夫黃金、天下之寶也、有未嘗識者、人以餘與之、必以爲金、而不能辨矣、不能辨則疑、疑則安能定其所執乎、旣沒、太師文潞公合學者之議、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云、元豐八年卒、曰物卽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新安朱元晦謂物者理之所在、不卽此而極之、則事不該理、理不該事、而知有所不精、故致知在格物、格者、極至之

謂・言卽事卽物而格至其理也・伊川謂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又曰。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父子、君臣間。皆是理。又曰。窮理非是盡要窮天下萬物之理。且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一道入得便可。只爲萬物皆是一理。又云。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又云。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相次（案相次二字未詳・疑相字衍文・）自然豁然有覺處。又曰。不致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也。謝上蔡曰。學須先從理學。盡人之理。斯盡天之理。學斯遠矣。下學而上達。其意如此。（竊謂宜於切日用處先致其力・庶實得受用・易以類推也・）胡文定公曰。物物而察。則智益明。心益廣。道可近矣。又豈逐物而不自反哉。又豈以己與物爲二哉。察於天行。以自強也。察於地勢。以厚德也。察於風雷。以經綸也。察於山泉。以果行也。察於尺蠖。明屈信也。遠察諸物。其略如此。察於辭氣顏色。尊德性也。察於灑埽應對。兼本末也。察於心性四辭。養浩然之氣也。（四辭者、詖淫邪遁也）迩察諸身。其要如此。（伊川曰・物我一理・才明彼・卽曉此・蓋言合內外之道・其理如此・）

文定之論・正爲未明彼者設・俾初學知用力之方・亦近思之義爾・若於理既明且曉・則不待教之因物而反求也・

元城劉器之（名安世・師溫公・）曰。智足以窮萬物之理。則事至而不惑。（釋氏以理爲障而滅之・此與吾儒之學不同也・）邵康節（名雍、字堯夫・衛州共城人・後居伊川・師青社李之才・其學自陳摶、种放、穆修來・先生有云・世人視穆伯長、李挺之常人爾・不謂有如此學問・明道謂先生少時自雄其才・忼慨有大志・旣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不事表

暴・不諂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汚・清明坦夷・洞徹中外・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伊川謂先生胸懷放曠・猶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比之常人・甚懸絕矣・將終・語伊川曰・面前路徑・須常令寬・路徑窄時・自無著身・況能使人行耶・常言・凡人爲學・失於自主張太過・又云・爲治之道・必通其變・不可以膠柱・猶春之時・不可行冬之令也・謝上蔡謂先生才氣豪邁・在風塵時・割據山河手也・彼見天地進退・陰陽消長・萬物出入生死之理・如指諸掌・遂自安其所至・下學之事・不復致功・茲其異乎人也・其考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夭・無毫釐之差・熙寧十年卒・賜謚康節・

曰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言用知數揣度・

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窮之而後可知也又

不欺者修德之本

大學曰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楊龜山曰・王道本於誠意・五霸假之者・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伊川曰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又曰學以不欺暗室爲始劉元城問誠致力之要溫公令自不妄語始元城沒身守之溫公自云・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

山陽徐節孝名積、字仲車・謚節孝・嘗問安定胡先生名瑗、字翼之・海陵人・學者稱安定先生・主湖州學也・爾・嘗問邵康節曰・光何如人・康節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爲知言・世謂之湖學・歐陽文忠公曰・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已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歷四年・始詔州縣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法・至今爲著令・嘉祐四年卒・范忠宣、孫覺、劉彝、顧臨、錢公輔、徐積、滕甫、皆門人之達者也・

或人問見先生侍女否何以告之安定晚年蓄二姬・一日・延節孝食於中堂・見之・胡曰莫安排由是有得嘗以告延平陳了翁名瓘、字瑩中・自號了翁・云此某之悟門也劉元城曰・古者・君臣師弟子之間・惟是誠實・心中所欲言者卽言之・故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宰我欲短喪・自謂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且今有士人於此・必不肯自謂學而力不足也・必不肯面質其師之迂也・必不肯自謂居喪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彼三人・皆孔子高弟・而其言如此者・以其出於至誠而已・

賈內翰名黯、字直孺・以狀元及第歸范文正公誨之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以終身行之賈每語人曰此二字平生用之

不盡也。呂居仁曰。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胡文定公謂呂安老曰。執得定不欺君。表裏如一。此只是初學鉛基。向上儘有階級地位。未應指此爲已至也。邵康節詩云。心可欺時天可欺。又云。天地之道。直而已。是知先賢立教。莫不以不欺爲本。昔李濬、君行其子欲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曰。汝虔州人。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鄭俠、介夫。中表有應舉不以實年者。介夫戒之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之心。不可。前輩自閨門之訓已然。劉元城曰。天下詐僞之風甚矣。以某從少至老觀之。誠實之風。幾乎一日衰於一日。一年衰於一年。方今夫婦、父子、兄弟之間。猶相詔諛也。相欺詐也。況於君臣、朋友之間乎。且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只是一箇道理。若一處壞。即皆壞矣。此風大可畏。當其禍亂未作時。猶一切含糊。不見醜怪。萬一有大禍亂。則君臣之間。無所不至矣。又須避礙通於理。明乎聖人不以證父攘羊爲直。而以君娶同姓爲知禮。則得之矣。案原本此下有直言二字。衍文。

寡欲者、養心之本。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濂溪周先生名惇頤、字茂叔。世家舂陵。濂溪。後居廬山。學者稱濂溪先生。洛中二程師也。呂正獻公薦其操行清修。才術通敏。凡所臨涖。皆有治聲。趙清獻公亦累薦於朝。黃魯直云。茂叔人品極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初不爲人窘束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其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賴以不冤。然短於取名。而急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惸獨。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趙閱道贈詩曰。心似冰輪浸玉淵。節如金井冽寒泉。東坡濂溪詩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卽世所知。以爲溪之呼。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東坡敏仰濂溪至矣。而與伊川、則終身不相知也。熙寧六年卒。曰。養心不止於寡欲。而存耳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又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庶矣乎。又云。天地至公而已矣。伊川謂公、仁之理也。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伊川曰。亦不須道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又曰。欲寡則心自誠。又曰。只有所向便是欲。問。凡運用處是心不。伊川曰。是意。有心而後有意。呂原明曰。養者、治也。寡者、少也。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

不蔽於物。而心常寧。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自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焉者。梏亡之謂。孫宣公疏孟子正義曰。梏、手械也。利欲之制善。使不得爲。猶梏之制手也。寡欲之人。操其心而存之。無有梏亡之患。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是故心者、性之用也。可以成性。可以失性。得其養、則道進而德長。所以成性。失其養、則反道敗德。所以失性。謂人性本善。反道敗德。則失其固然矣。善養心者。正其思而已。目欲紛麗之色。視思明、則色欲寡矣。胡衡麓曰。思明者、期見遠而不昏於亂色也。耳欲鄭衞之聲。聽思聰、則聲欲寡矣。胡衡麓曰。思聰者、必聽德而不惑於邪聲也。口欲天下之美味。思夏禹之菲飲食。則口欲寡矣。身欲天下之文繡。思文王之卑服。則身欲寡矣。寡欲如此。而心不治者。未之有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甚哉。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伯益戒舜曰。罔淫于樂。召公戒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舜與武王。猶且戒之。

敬者、爲禮之本。

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又曰。爲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胡衡麓曰。敬爲禮之實。不敬。則威儀俯仰。與俳優之戲者何殊。辭受取舍。與市道之交者奚辨。故三千三百之制。必齋、必莊、必恭、必肅、爲禮。以敬爲本故也。范太史名祖禹、字淳甫。成都華陽人。謂凡禮之體主敬。敬者、禮之所以立也。何謂禮。濂溪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伊川先生曰。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又曰。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

不和．又曰．盜賊至所謂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橫渠謂禮本天之自然．　溫公謂禮、紀綱是也．夫辨貴賤．序親疎．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胡衡麓又曰．禮者、制心之防範．其文采威儀．足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其秩敘等衰．足以杜人陵犯之態．踰越之行．絕滅禮法．以放曠爲達者．此老、莊之學也．西晉元虛之風．蓋由祖尚老、莊所致爾．胡衡麓曰、老、莊之學．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儀物度數．不復有誠信爲之主．故欲掃除弊迹．以趨乎本眞．而矯枉太過．言言有失．元虛幽妙．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略禮法．忽棄實德．浮游波蕩．其爲世害．更甚於文之滅質．何謂敬．伊川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尹和靖曰．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如入神祠．致敬時．其心收斂．著不得一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或問．敬莫是靜否．伊川曰．才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便是忘也．近思錄記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又當致思焉．　曲禮首言毋不敬．而夫子亦曰．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伊川謂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又知不獨指爲禮而言也．胡衡麓論云．曰荒、曰怠、曰豫、曰縱、曰傲、曰慢、曰戲、曰侮．皆敬之反也．曰愼、曰戒、曰敬、曰畏、曰恭、曰祗、曰寅、曰肅．皆敬之發也．伊川曰．今學者敬而不安者．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禮是自然底道理．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明道亦云．執事須是敬．然不可矜持太過．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此五字．宜玩味．　曰修己以安人．又曰．修己以安百姓．胡衡麓謂安人、安百姓．乃修己以敬之效爾．或問．敬義何別．伊川曰．敬只是持己之道．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盡孝道也．因記楊龜山答學者誠意問云．自修身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爲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若謂意誠、心正．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　橫渠以禮教學者．使先有所據守．伊川以敬爲入德之門．又曰．涵養須用敬．明道謂敬則誠．張橫浦嘗語余云．敬之一字．乃克己私之利刃乎．

勤者、脩業之本。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伊川謂法天行之健也。呂與叔謂天之誠。行健而已。人之誠。自強不息而已。又曰。天之所以爲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不已其德而已。夫大禹惜寸陰。成湯坐以待旦。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召公告成王。夙夜罔或不勤。成王戒卿士。業廣惟勤。子張、仲由問政。夫子皆誨之以無倦。聖人莫不以自暇自逸爲戒也。劉元城曰。學者所守要道。只勤一字盡矣。能勤、則邪僻無自而生。纔有間斷。便不可謂勤。是亦不息之義。胡安定與孫泰山、名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復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學者稱泰山先生。富鄭公、范文正公薦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趙康靖諸公共薦。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齊魯學者多宗之。故號爲東學。歐陽文忠公謂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旨本義爲多。嘉祐二年卒。石徂徠三先生讀書泰山中。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東學之倡。自孫石二先生始。歐陽文忠公謂孫明復居泰山之陽。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孔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重此二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歎。祖無擇、姜潛、龔鼎臣、張洞、劉牧、李緼、皆其門人也。王沂公、李文定公、范文正公、士建中、賈同、皆其師友也。先忠肅公實師事龔、姜云。邵康節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富鄭公未第時讀書。夜枕圓枕。庶睡不能久。欲有所思。冬以冰雪。夏以新水沃面。其勤如此。王荆公名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後居金陵。著新經字說。詔以其書立之於學。熙豐已來。其學盛行。世謂之臨川學。又曰新學。呂惠卿、蔡京、蔡卞、林希、蹇序辰、楊畏、蔡肇、皆門人之達者也。舉進士甲科。爲州僉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漱。常云。學者當知其難。而自強不息。故自天子至於庶人。進德脩業。若存若亡。而能成者未之有也。雖然。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衞士傳餐。蘇秦引錐刺股。非不勤也。而不免於喪邦殺身者。

又不可不求其故也。尹和靖云。學者知篤志力行矣。（案尹和靖以下十二字。原本誤作註文。今改正。）徒將破碎大體。不見聖賢之用心。宜無取焉。安定胡先生授學者必以經。非治身正家致君庇民之術。一切不以誨之。主湖學也。置治事齋。學者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伊川曰。安定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劉彝熙寧間召對曰。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尙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嘗實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呂原明曰。仁皇時。太學之法寬簡。胡翼之初爲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胡亦甄別人物。各因其所好。類序而別名之。故好尙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節義者。皆使之以類羣居。相與講習。又曰。今讀是經。而不知經之宏意大旨。以見之行事。不若不讀之爲愈也。朱元晦曰。秦漢已來。學問不博。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復知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望於後人者哉。）胡衡麓嘗語余曰。若不通經。謂能斷得古今世之治亂。事之得失。人之賢否。及能立身行己者。吾不信也。縱其間或有是者。亦偶然爾。或問謝上蔡以講論經典二三說者。當何從。謝答曰。用得卽是。驗之於心而安。體之於身而可行。斯是矣。如求之或過於幽深。證之或出於穿鑿。而不取正於有道者。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其流至於無君無父。吳傳正語呂正獻公云。毋弊其神於蹇淺。皆學者所宜知。（案不取正於有道者以下。原本俱誤作註文。今改正。）

求實用者、窮經之本。

孟子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自修身至平天下之道。皆實用也。孔子謂伯魚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又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伊川曰。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

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世之號爲窮經者果能達政專對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胡衡麓曰後世學者從事於章句耽玩於詞藻以爲己則無增益智思之力爲人則無制世御俗之略而所學遂爲無用之具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各以意對爲可否之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名臣往往胡之徒也余因悟成就人材之道不可拘以一法苟隨其才而教育之焉得無成朝廷之用人學者之修業皆當然也

明道謂學須就事上學邵康節曰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故其詩云人之所學本學人事人事不修無學何異胡衡麓謂易書開示中正得失之理表明吉凶悔吝之先使人知所避就詞若隱微皆指人事不如是則聖人豈固爲元談以無益於世乎而學易者往往歸易於虛無幽眇不涉世用而其所行則背義違理以趨乎悔吝之地其失本於人自人易自易而不知易即人也自何晏王弼以老子莊周之書釋大易王衍等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棄敦實風流波蕩晉隨以亡郭兼山名忠孝字立之自號兼山河南人

曰有用者是聖人之道無用者非聖人之道學可用於天下方始是若未可用終未是尹和靖曰大抵爲學貴乎有用而已竊謂釋氏以事理爲障而除之故出家獨善而無其用此與吾儒之學不同也今吾儒徒知闢其教於事理用三者反不致力驗諸行事可見矣此愚之所未喻也胡衡麓曰學是道必習是事學仁必習仁之事伊川謂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朱元晦謂余曰釋氏只要認得這箇精靈便休歇去而不求諸踐履之實也

伊川又曰治經實學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凡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又曰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又曰學者先須讀語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胡衡麓令余且先看孟子後問於張橫浦答云論語含蓄未易經理會雖至妙之理只一兩句便了孟子須反復詳說初學讀之比之論語似易曉然亦未易觀蓋孟子多散漫觀者須把他散漫處去尋他渾成處看又曰學者不守文義必須背失本意一向去理會文義又卻滯泥不通溫公謂許奉世云某自幼誦諸經直取其目前可用者而從之前賢高奇之論皆如面牆劉元城云多聞闕疑愈於求合而強爲之說也伊川謂讀書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蘇東

坡云聖人之言當以類成文而求其意時學率以一字斷遇其不同則異說生焉。胡衡麓曰：一字有數意，貴知其指。朱元晦語學者觀書法云：且當玩味大意，就自己分上著實體驗，不須細碎計較一兩字異同。學問之道無他，求之於心而已。此是前聖緊切為人處，就日用中下工夫，其餘小小辨論，俟他日亦未晚。凡此皆先儒讀書法也。讀書者多失在此數端。商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伊川曰：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鮮能明道，以此可見知之亦難也。伊川之說，非不貴行也，蓋知之亦匪易，恐其行之有差。即孟子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之義，後學誤認其意者多矣。夫以知之一字為衆妙之門者，釋氏之教也。溫公又云光也聞諸師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溫公見末學徒務知，而不力行，故有是訓。與書非知之艱，夫子謂知之者不如好之樂之，其義一也。大抵溫公之學，以踐履立門庭，不貴於徒知之耳。張橫浦謂行則見於實效，知多止於說辭，此語深救末學之病。張敬夫云：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不明，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河南程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教人，又於致知力行，有所循守，近歲學者，皆失其指，汲汲求所謂知，而於躬行則忽焉，此特未知二者互相發之故也。胡文定謂釋氏但求見解，於用處全不究竟，學者亦可警矣。昔胡衡麓謂余為學之方，曰知仁勇三者闕一不可，知則能分別，仁則能守得定，勇則能力行，誠至論也。尹和靖又曰先生遺書雖以講解而傳，脫使窮其根源，謹其辭說，苟不踐行，等為虛語。此先賢所以重講解慎言辭也。明道謂言而不行，是欺也。劉元城謂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邵康節亦云，尚言者必入於利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有詩曰口頭說得未必是，手裏做成方是眞。亦聖人不以言取人，聽其言而觀其行之意也。竊謂欲知學問之所得，驗諸行事方見，猶之論醫，要以能愈疾為良也。楊龜山語游執中云，常以畫驗之於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陳了翁亦言，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學也。東萊呂伯恭謂當於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即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又云，凡事有齟齬，必在我者有所未盡，此其形而彼其影也。於此觀省，最為親切。夫自明四端、察五典、至求實用，凡七條，皆進德修業之要。

推己及物者、治道之本。

伊川曰。修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務者。治之法也。治法、即治之具也。學者苟明治道。不達乎治法。其將何以寓道乎。欲致治也難矣。舍治道而恃法制。以把持天下。已非先王之政。況專任刑法智力以持世。可乎。邵康節謂用公正則王。用智力則霸。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老、莊之教。則以虛無淡泊爲宗。東坡謂其論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者。商鞅、韓非。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大抵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理勢然也。伊川曰。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予之之意。乃在乎奪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申韓蘇張。皆其流之敝也。呂東萊論申韓之害。流毒後世。雖明君賢臣。皆陷溺而不能出。何也。其令行禁止。奔走天下。樂其一時之快。而不暇顧他日之害。此其說所以盛行於世也。竊謂老子予奪之說。與管仲知予之爲取何異。又類陰謀耳。因併記之。

大學爲治之道。不過乎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蓋天下雖廣。其理則一。兆民雖衆。其情則同。我所欲者。人亦欲之。我所惡者。人亦惡之。孟子論王道之要。亦不過舉斯心推達擴充爾。呂與叔謂舉斯心以加諸彼。推而放諸四海而準。無往而非斯心也。又伐柯解曰。治己治人之道。於己取之。不必睨視之勞。而自得於此矣。范太史謂己欲安故安人。己欲利故利人。雖三王之治天下。不過是也。邵康節詩云。能持己心達人心。天下何憂不能治。伊川曰。恕者、入仁之門。爲仁之方也。李籲問臨政惟用心於恕。何如。伊川曰。恕、己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斯是矣。何用心之云。胡文定公謂恕有差處。失於姑息。胡衡麓曰。凡言恕者。一斷以尙寬從厚而已矣。是悅夫恕之名。而未嘗味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理也。姑以治獄喻之。殺人者死。一也。殺己之親。使報足矣。又遷怒以及其宗。殺人之親。或使末減。又要陰報。曰。死者已不幸。寧忍復爲之戮人。至乃蠲釋之。假如人我易地。彼以此見施。吾其心服乎。斯人也。惟

知有己。不知有人。此參彼己之要論。

修身者、齊家之本。

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胡衡麓曰。子不敬承父事。以傷其父心。父又不能撫字其子。而疾惡之。弟不思天倫明序。以慢其兄。兄又不念同氣鞠養。而憎棄之。一家如此。則一家潰敗。天下如此。倘何人理之有。然後知堯舜之君。唐虞之盛。本於孝弟。決非虛語也。大學曰。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中庸曰。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孟子曰。家之本在身。又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夫閨門之內。嚴過則傷恩。慈過則瀆慢。故濂溪謂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又曰。家人睽。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也。唐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至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味忍之一字。有以見包總之不易也。惟修身愼行。使之有所矜式而自化。則恩不傷而用力寡。故家人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武陽朱漢上名震、字子發。學者稱漢上先生。其學宗程氏。先大夫受其易學。謂言行有法而家人化。卦終亦不過曰。反身而已。上九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伊川謂威嚴不先行乎己。則人怨而不伏。威嚴、卽胡文定公私事公事。一切苦森。大抵正君御下。以至治國平天下。聖賢莫不以修身爲先。愼獨其要乎。

養心者、事親之本。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終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夫曾子養志者也。曾元養

口體者也。孟子謂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子路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而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然父子主恩。非使之犯顏而逆諫。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子曰。事父母幾諫。言諫於微。則過未著而其從易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言當起敬起孝。起、猶更也。不違幾諫之初心。期終以感動之也。勞而不怨。言身履勤苦。自怨而慕。庶幾親心之回。不敢怨及父母也。禮曰。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案禮曰以下。原本誤作註文。今改正。此養志之孝也。

信者、交友之本。

詩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曾子曰。君子以友輔仁。舜敷五教。一曰。朋友有信。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大學曰。與國人交。止於信。則又不獨爲朋友言也。是故聖人以信易食。胡衡麓謂信、誠實是也。伊川曰。誠則信矣。信則誠矣。楊龜山謂一不信、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友、則朋友疑。至於無往而不爲人所疑。道何可行乎。若夫尾生期女子於橋下。水至不去。抱柱溺死。非無信也。又須信近於義可也。

正君心者、治國之本。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之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

百姓何從。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胡衡麓曰。莫難強、如忘心。莫難制、如欲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正、如僻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格猶捍云爾。未至乎大人。而當大人之任。亦當勉焉。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銷。治可立。安可保矣。荀子曰。君者人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明道云。天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正、則天下之事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楊龜山曰。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使人君心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大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賢者。多尙權智。不以正己爲先。縱得好時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救時。據某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壞人君心術。又曰。人臣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是使人主失人心也。無人心、則不足以得人。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又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格其非。不止就事論事。如論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色、好勇。而陳周之先王之事。臨卬計虞卿。名用章。西蜀大儒也。有云。人主不宜有所好。故好征戰。則孫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桑宏羊、皇甫鎛之徒出。而民困於掊克矣。

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敝於誇大矣。歐陽文忠公謂鬼谷子馳說諸侯。必因其喜怒哀樂好惡而捭闔之。故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則不可得而說也。蘇秦、張儀得其學而爲縱橫。

邵康節曰。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也。成王戒君陳亦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言不從令而從其好也。范太史曰。所用之人。所行之政。皆出於君心。人不足責。政不足非。此由臣不能正君。君心不正。是以如此。惟得大人。然後可以正君心。此非小人之所能也。孟子云。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大人之事。正己而物正者也。居仁由義。先自治而後治人。先正己而物自正。故能正君。不正己。則不能正人。豈能正君。張敬夫云。格之爲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于上帝。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俾之自消靡焉。所謂格也。蓋積其誠意。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格之之道也。若心非未格。雖易其人才。更其政事。幸其見聽而肯改易。他日之所用所行。亦未必是也。何者。其本源不正。不可勝救也。心非既格。則人才、政事。將自日新矣。然而格君之業。非大人則不能。若在己之非。猶有未之能克者。而將何以盡夫感通之道哉。後世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才、政事而止矣。孰知其本在於君心。而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乎。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孟子斯言。眞萬世不可得而易者也。

昔司馬溫公論漢孝元優柔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貢禹不以爲言。恭謹節儉。孝元素志。而禹孜孜言之。何哉。又要在識其偏處之審爾。東坡論唐陸宣公云。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諫之以忠厚。以猜疑爲術。而勸之以推誠。好用兵。而以銷兵爲先。好聚財。而以散財爲急。若宣公、可謂善正其偏者也。

審勢者、安天下之本。

陸宣公云。立國之安危在勢。濂溪曰。天下勢而已矣。勢重輕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溫公曰。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

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諭也・強殺、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仁川云・混一之形・如萬頃之澤・而善爲治者・莫善乎靜以守之・而或擾之・如風過乎澤・波濤洶動・平之實難・故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者・今日天下之勢也・富鄭公遺奏云・願陛下審觀天下之勢・東坡曰・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董仲舒曰・三王所祖不同・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濂溪拙賦云・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豈非志欲救之以質歟・竊謂今有志於天下者・宜於此賦致思焉・章丞相紹聖初問陳了翁以當世之務・了翁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其可行矣・楊龜山曰・陳瑩中言乘舟事・最好・然元祐舟・不知爲甚裝得太重・及紹聖時・不知卻如何亦偏多載了・據此・兩舟所載者・因何物得重・今當減去何物・則適平・若被人問到此・須要處置始得・如是本分處置得事之人・必須有規矩繩墨・一一調和得是・不令錯了・若彼說得總腦便休・亦不濟事・孟子言・天下可運於掌・如彼所言・天下誠可運於掌也・唐文宗亦云・天下之勢猶持衡・此首重則彼尾輕矣・竊謂豈獨天下之勢・一州一縣皆然也・自推己及物至審勢・凡六條・皆治道之要也・

明本釋卷中

正名分者、爲政之本。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范太史曰。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胡衡麓曰。夫政者、凡紀綱法度。舉錯因革。維持社稷。康保人民者是也。有司所掌。籩豆、出納、簿書、期會、文爲之末者耳。夫政興事相須以成者也。周禮周公致治之大法。上而論道經邦之大。下而醯醢醬酒之微。無一不備。可見矣。苟通於事。而不知爲政。績用雖成。難乎免於規模卑而氣象俗。故士君子鄙之者以此。又須明治道爲主也。名分者何。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邵康節謂尊卑貴賤之分著。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夫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惟聖人爲能循天之理。孫泰山曰。乾者、天道也。君道也。父道也。坤者、地道也。臣道也。子道也。乾坤之象既立。君臣之位既定。父子之序既明。萬古而不可易者也。在昔周道微弱。諸侯強大。時王號令不行。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壞法易紀者有之。弑君賊父者有之。盜國竊號者有之。孔子患其然也。於是贊易道。修春秋。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明王道。以救亂世。又曰。黃帝觀乾坤。創法度。衣之裳之。以辨君臣。以正上下。以明貴賤。帝堯奉之於後。虞舜載觀厥象。以盡其神。於是分其命數。異其等威。殊其采章。以登以降。然後一人之服。五等之制。煥然而備。俾臣無以僭其君。下無以陵其上。賤無以加其貴。僭陵篡奪之禍不作。雖四海之廣。億兆之衆。上穆下熙。可高拱而視。故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朱漢上曰。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婦卑。謂之三綱。三綱不正。天地反覆。高者貴卑者賤。則貴賤之位分矣。溫公作通鑑。首以名分爲

主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又曰。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衞。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衞君待孔子而爲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爲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有故也。伊川曰。名分正。則天下定。又曰。君子觀履之象。以辯上下之分。定其民志。故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有定。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胡文定公曰。夫名分者。致治之綱。正名定分者。立政之本。元祐初。三省同密院取旨除諫官。罷侍講。先忠肅公在中丞。即上疏曰、竊以國家所當持者、在綱紀。大臣所宜守者、在名分。綱紀正於上。則下無邪志。名分治於下。則政無多門。一有奪移。何患不起。今廢置官吏。陛下大政。而三省之事也。樞密院干非其職。踰法出位。橫造議論。公然犯分。臣恐積微至著。交亂官守。漸行私意。以害政事。上則陛廉之等慢。下則傾奪之患生。杜漸防微。實繫國體。借有特旨。乃是聖恩。優禮執政。欲合同衆論之意。而大臣之節。自當引義辭免。惜朝廷綱紀。以安分守。先忠肅此疏。即曾子思不出其位之義。因記昔太宗朝。獲西夏李繼遷母。時。呂正惠公爲相。寇萊公爲副樞。上獨召準與之謀。呂使人邀至曰。若邊鄙常事。密院之職。端不敢與知。若軍國大計。端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寇告欲斬以戒凶逆。呂請對。且言徒樹怨讎。而益堅其叛心。宜善養視。以招徠繼遷。上用呂策。繼遷尋死。其子竟內款。因悟思不出其位。又須權事變之輕重可也。或謂呂寇非同朝。俟考。案中丞、原本作中司。考劉摯傳。元祐初爲御史中丞。中司應是中丞之誤。今改正。昔韓退之爲袁州刺史。力辭觀察使之謹牒。王元之云。退之爲袁州刺史。故事。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宏中廉問江西。以吏部之賢。時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宜如舊制。伊川判西京國子監。案判西京。宋史作勾管西京。不僉書轉運司申狀。伊川判西京國子監。吏人押申轉運司狀。伊川曰。國子監自係朝廷官。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竟不僉書。先賢豈好較此末度哉。誠以名分不可亂。故雖微必謹。大抵名分一亂。而望家齊國治。難矣。莊周謂春秋以道名分。胡文定公取其說。以爲一經之綱領云。

防微者、銷患之本。

易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朱漢上曰。水火相逮而後濟。然既濟之極。水火相反其初。

故既濟之象。未濟藏焉。君子不可不思慮。以豫防其患。伊川曰。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治安。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劉元城云。今日夏至。六陽至此而極。萬物繁鮮。可謂盛矣。然一陰已生於九地之下。他日天地沍寒。肅殺萬物。蓋從今日始。物禁太盛者。乃衰之始也。正如齊自太公已來。無盛於威公之時。威公七年。始霸而會諸侯。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是年歲在己酉。而不知有齊國者由此人也。又經云。己酉至齊簡公之四年。歲在庚申。田恆弒其君。遂專齊國。自己酉至庚申。一百九十三年。其事始驗。朱漢上謂陰陽消長。循環無窮。 范太史謂有國家者。當防微杜漸。若禍難已成。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王荆公謂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千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蔥。禁微者易。救末者難。坤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伊川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慶及子孫。所積不善。則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弒逆之禍。皆由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知冰霜之戒。辯之於早。不使順長。則天下之惡無由成矣。霜而至冰。小惡而至大。皆事勢之順長也。楊龜山曰。夫坤之初。陰始凝也。未至乎堅冰。而卒乎堅冰者。理之必至也。辯之者不於始凝之時。至於堅冰而後辯。則鮮不及矣。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有意哉。馴致其道。以至於極耳。故易於小人幾微之際。每致意焉。姤之辭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始生之象也。始生、未至於壯也。而用壯之道焉。猶坤所謂履霜堅冰是也。故曰。勿用取女。蓋取之、則引而與之齊。引而與之齊。則終末如之何也已。昔陽城之於唐。其任職非不久也。其初、裴延齡未用也。不於未至之時止之。至天子將用爲相。乃欲取白麻裂之而哭於庭。豈不晚乎。 温公進重微規云。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之爲言微也。

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邱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逆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翫。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用力百倍矣。又云。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及在血脈。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事常見棄。及其已然。又無及矣。

范太史唐鑑云。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明皇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衣緋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已後。寖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張橫浦廷策曰。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閹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閹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所以憂也。橫浦所言。亦防微之道爾。竊謂左右近習。名迹至於昭著。必有致之之由。其可忽諸。凡遇下者。皆宜推類而致警也。平盧節度使王元志薨。肅宗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李懷玉賜名正已。爲裨將。殺元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溫公謂自是之後。積習爲常。君臣

循守。以爲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又云。其始也。取偸安於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爲事理當然。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於五代。天下蕩然。南豐曾子固謂時天子之勢。屈於方鎮之兵。方鎮之勢。屈於所部之兵。至其甚也。將之廢置出於兵。至於五代。國之廢置出於兵。兵之禍。未有甚於此也。胡衡麓曰。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終始。皆自芒忽毫釐。至不可禦。故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堯舜君臣。反復警省。未嘗不以幾爲戒。故折勾萌、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忽蟻穴、則千丈之隄不能固矣。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也。竊觀自古禍亂之源。莫不由忽微以至著。可不爲之永鑒哉。

達人情、去利心者、行事之本

孟子謂得民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唐陸宣公曰。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明道曰。聖人創法。必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邵康節曰。誰云萬事廣。豈出人情閒。又曰。人達人情。無寡無廣。天下之事。如指諸掌。韓持國維有云。治天下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識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則可見矣。大凡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邵康節詩云。己之欲處人須欲。先忠肅公謂民之所不欲。決不可勢力強而成也。東坡論新法書云。議者謂民可樂成。難與慮始。故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竊謂此商鞅一切之政。得罪於天下後世。獨荆公取之。所以致正論之不合也。後人以不恤人言爲政者。是不悟商君遺法耳。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此益戒舜語。東萊以謂但才說干。便不正矣。屈意以爲牢籠之事。此李文靖公所戒。竊謂人所以如此者。不過欲衆皆說之耳。然終不能者。蓋善不善各從其類。徒操術之不正也。在聖人則有以處此矣。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范太史謂未

有善人而不善人亦好之．未有不善人而善人亦好之也．皆好之．未可也．謂其近於鄉愿也．皆惡之．未可也．謂其近於獨立也．善人好之．不善人惡之．其善善惡惡、豈不明哉．人君以此察臣下．則忠邪可知也．大抵觀人當用此法．則賢否得其概矣．則又聖賢之所深戒夫利者、伊川謂不獨財利之利．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安處便爲利．張敬夫云．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莫先於義利之辨．非特名位貨殖之慕而後爲利．凡處君臣父子夫婦．以至朋友鄉黨之閒．起居話言之際．意之所向．一涉於徇己自私．是皆利也．其事雖善．而內交要譽．或萌於中．是亦利而已矣．又曰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爲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又曰．心存乎利．取怨之道也．蓋欲利於己．必有損於人．又曰．義利云者．公與私之異也．人纔有意爲公．便是私心．或問於伊川．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然．朱漢上曰．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消長．鬼神之吉凶．豈有意爲之哉．大人之道．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故順至理而推行之．陳履常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爲己．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竊謂陳子之論．卽大學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之義．要當廓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之．又曰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又曰．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一也．明道曰．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爲善．非求名也．有實則有名．名實一也．若夫好名．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橫渠曰．有心而爲之．雖善猶意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況存意於未善者乎．胡衡麓曰．善不可以利爲．爲利而爲善．則無善之理．故孝而有利心．不成乎孝矣．忠而有利心．不成乎忠矣．何者．心無二用．利輕則義重．利絕則義純．一有利心參乎其閒．未有不反爲利所勝者．故當辭而思受．則辭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無不然者．孟子曰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呂興叔謂君子常一其德．不爲回邪．非求福祿也．不欲欺人．非以正行爲名也．本於至誠爲善．無求於外也．楊龜山謂聖人、人倫之至也．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閒．各盡其道．至以其身爲天下用．豈爲功名爵祿哉．蓋君臣者、人倫之大．爲臣義當如此也．故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則人知自盡．劉元城語黃子虛．事君之義．不當視其所遇之厚薄．而制施服之輕重．錢宣靖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胡衡麓曰．莅官稱職．排難解紛．雖勳塞宇宙．皆分所當爲．苟計勞績之小大以希賞焉．與奴僕宣力而責恩於主人者何異．故凡爲人臣．當自効．不當萌受賞之心．而人君於臣下之功．則不可絲毫忘也．竊謂非特君臣之義如此．凡在上者使人．在下者事上．皆當然也．

董仲舒曰。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范太史謂聖人惟言利物之利。不言利己之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韓門下維謂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竊謂天下本無事。功利之心一萌。欲安靖難矣。人喜聞而樂道者。誠可快於一時。然未有無後患者。靖康之禍。原於荆公功利之說。遺患至今。先儒謂董仲舒所以度越諸子也。聖賢惟義當爲而爲之。初無希功、求名、要譽、自私、矜己之心。夫功業如管夷吾。聖門之徒羞道焉者。以其利心而已。楊龜山謂王霸之分。其義利之閒乎。一毫爲利。則不足爲王矣。張敬夫云。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霸者則莫非有爲而然也。齊威、晉文之事。其閒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爲而然。考其迹。而其心術所存。固不可掩也。

不求備者、待人之本。

伊訓曰。與人不求備。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韓魏公知歐陽文忠公不以繫辭爲孔子書。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孟子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夫以己之長而方人之短者。由不知此義故也。中庸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邵康節詩云。以聖責人。固難全備。以人望人。自有餘地。呂與叔謂持一法以待物。則物必有窮。而人狹矣。橫渠云。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易從。范忠宣嘗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或問人當無利心。然後爲君子。楊龜山曰。以此自爲可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矣。龜山之論。即魏和洽所謂人之材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儉素自處、則可。以之格物。所失或多之義。謝衡麓嘗語余曰。利之一字。惟聖人無之。然有仗義而行者。亦有分數多寡而行之者。君子也。全有此一字者。小人也。韓魏公云。中等以下人。見利則趨。是其常情。不須怪。又云。知其爲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較。

龜山、魏公之論。深得聖人待物之意。若論取友誨人之道。則義有殊矣。取友必端。欲其益於己也。叩其兩端而竭焉。竭上下兩端。誨人必以盡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蓋擇材與取友之義。又不同也。因併記之。

寬而有制者、御衆之本。

孔子曰。寬則得衆。又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胡衡麓曰。寬、居上之道。不寬、猶以尋常之溝蓄巨魚也。其能有之乎。寬者、容德也。猶海之負水。地之負物。天之徧覆也。苟以縱弛爲寬。失之遠矣。邵康節云。芝蘭芬芳。麒麟鳳凰。此類之人。鮮有不臧。狼毒野葛。梟鴞蛇蝎。此類之人。鮮有不孽。天無私覆。地無私載。俱能含養。始知廣大。然蛇虎能害人。則必置之藪澤山林者。乃所以全其生也。是故寬而有制。則民知防範。而不敢過。否則人情放肆。其勢必至糾之以猛。昔人有云。強之弊。實生於寬。救之必於崇寬之時。弱之弊。實生於猛。救之必於尚猛之日。強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晝之有夜。理所必至。楊龜山謂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己。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或問歐陽文忠公。爲政寬簡則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吾之所謂寬者。不爲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識者以爲知言。故易曰。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皋陶雖告舜御衆以寬繼之以刑。故無小劉元城以謂。故犯典刑。事雖細微。必寘于法。乃堯舜三代以來不易之道。孔明相蜀。赦不妄下。而國治。王通謂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呂獻可名誨謂數子豈無好生惡殺之心意。蓋知輔政之道。本期於無刑爾。漢王符謂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范太史論數赦之害。良民不被澤。而罪人獲宥。政之偏黨。莫甚於此。伊川曰。聖王爲治。設刑法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罰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顧豈偏廢哉。曾子謂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觀聖賢之意。與世人以惠姦爲寬者異矣。濂溪曰。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

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此亦董仲舒所謂陽不得陰之助。不能獨成歲功之意。蓋刑乃天之道。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所以弼教也。但貴乎厥中耳。

察良心者、用刑之本。

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呂伯恭曰、若不去本原上看商民。但見得商民薄。成王就本原上看商民。雖染習如此。其受生之初。未嘗不厚。元本自好。只因物以遷。便如此。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雖有惡人。被以盜賊之名。必艴然不悅者。可見其良心固在。由氣稟之昏。利欲易以陷溺其心。所以成王有無忿疾于頑之訓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聖人雖不赦。四凶有罪。大舜雖必誅。而用刑之際。則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曾子告士師。亦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異乎後世牛羊視人。恃刑爲政。以殺爲嬉者。伊川謂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范太史曰。用刑寧失之於寬。不可失之於急。寧可失之於略。不可失之於詳。先忠肅公送伯祖父學易先生宰蘄水詩。有云。鋤強洗惡勿著意。魚逃至清人忌察。化以誠心磨以久。教而後刑不怨殺。此吾家理縣法也。豈特可施於百里哉。子孫宜守之。明道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楊龜山謂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又況不仁之人。疾之已甚。則有致亂之道焉。今或言非法嚴不能以致太平。胡不引亡秦之事以觀之。秦時。發閭左戍漁陽。屯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度已失期。法當斬。勝、廣、因天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衆皆從之。沛人劉邦起兵於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狄人田儋起兵於齊。二世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劉元城論唐甘露之禍。過在於以死逼人。凡可以救死。則無不爲也。當時只貶黜之。其禍未必至此。東坡曰。梁統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統以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松、竦。皆死非命。冀卒族滅。悲夫。竊觀自古酷吏。鮮有能免禍者。亦可監矣。聖人餘慶餘殃之訓。孟氏出爾反爾之戒。可不敬懼歟。夫遠小人之道。亦莫不然。大學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蓋亦知善之可好。惡之可惡。其良心未始亡也。知誘物化。爲人欲所

勝耳。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朱漢上謂不惡、故不可得而疎。嚴、故不可得而親。其亦莫之怨。亦莫敢侮。而君子小人各得其所矣。溫公謂張正彥曰。自有天地已來。君子小人並生於世。一否一泰。紛然雜揉。顧人取舍如何耳。胡文定公曰。今人善者喜受之。惡者怒絕之。是不能體物。豈得與天地相似。又曰。自天聖已後。善惡分爲朋黨。善者常弱。惡者常強。韓魏公執政。銷去朋黨。混用善惡。但是內君子外小人。天下必治。何必棄絕之。此能體天理人欲者也。夫元祐黨禍。起於熙寧新法之行。流俗亂常之說。先忠肅公時任御史。嘗論及造端者矣。其略曰。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流俗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爲之論。彼以此爲亂常。此以彼爲流俗。畏義者以並進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二勢既立。士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寖長。東漢黨錮。李唐朋黨之禍。蓋始於斯。元祐之初。議罷新法。昔日緣法而進者。勢不得不撼搖時主。議者慮人存則法不能罷。勢不得不遠之。事已定後。雖欲調停而卒不能者。亦勢然耳。蓋與天聖事體又不同也。或謂元祐諸公有以激成者。誤矣。

或問。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耶。君子少而小人多耶。邵康節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天地尙由是道而生。況其人與物乎。楊龜山曰。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爲惡而已。不能絕之使無也。楊龜山曰。自姤至剝。陰之進極矣。坤順而艮止。剝之所以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消息盈虛。無時而不然。獨於剝言之者。蓋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至剝而極矣。此成敗之機。而邦之興喪繫焉。雖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復救矣。況施於事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姦凶而授之柄。卒至於俱喪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此故也。後之治剝者。可不監哉。又云。復之成卦。坤上而震下。動以順行。亦猶是爾。觀四時陰陽之運。寒暑之變。天且不能暴爲之。況於人乎。故豫之彖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正謂此也。先忠肅公謂古之賢人。事君行道。必馴致之有漸。持久而後成。至於設施。皆有次序。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謝上蔡謂與四時俱者。無近功。祈功於朝暮者。必不能歲計之有餘。見小利。則必無成大事之理。胡衡麓謂以後世觀之。漢景削強大諸侯。而吳楚反。威靈疾處士橫議。而黨錮興。唐文宗不堪宦豎。用李訓、鄭注。而仇士良之勢張。然則聖人之言。不可不信。朱浮言。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願望化於一世之後。光武采納其說。少康、周宣、燕昭、衞文、皆由此選。其論世尙友。所以使人遐想企慕而不能已也。

澂源者救弊之本

易大畜六五曰。豶豕之牙。吉。伊川曰。六居君位。畜、天下之邪惡者也。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斯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也。強制其牙。則力勞而不能止。雖熟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矣。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源。故不假刑罰嚴峻。而惡自止。唐陸宣公有云。投膠以變濁。不如澂其源而濁自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自止之速也。又云。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昔漢興。諸侯強大。反者數起。賈誼策曰。竊迹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王之子孫畢以次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寸地一人。天子無所利焉。（竊謂凡舉事一有自私之心。欲人心服而事濟也難矣。）如此則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主父偃復祖其論。說武帝云。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今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制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願令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實分其國。必自銷弱。帝從其計。不行黜陟。而藩國

自析矣。今富家大室，一析戶而家道鮮復其始者，良猶是也。又范太史論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後之爲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惟省其力役，薄其賦斂，務本抑末，尙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有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蘇子瞻云：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爲強，國家恃之以爲固，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爲長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爲兼并之詩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置，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以媮，聖經久堙埃，法尙有存者，欲言時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爲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志，專以此爲事，設靑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有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什二，吏緣爲姦，公私皆病矣。東坡記唐村莊民允從言曰：宰相何苦以靑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或對云：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負薪能談王道，政謂允從輩耶。胡衡麓曰：董仲舒欲以限田漸復古制，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爲兼并，無以異於秦，夫自爲兼并，則何以使民之不兼并乎，又有在位者，羅織富民，錄其資財，以歸帑庾，自謂得抑強之術，其實官爲兼并，欲民心服，難矣，妄謂欲抑兼并，莫若師范太史之說，庶或可行於今也。熙寧間，契丹橫使來求代北舊疆，詔問韓魏公待御之方，公慨然曰：事至如此，難爲從半塗閒理會，須講所以致之之由，此乃今日之弊也，且如士風不振，須講其致衰之由，將吏罷懦，須講其致弱之由，財用闕乏，須講其致匱之由，盜賊竊發，須講其致寇之由而救之，陸宣公所謂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欲去弊難矣，王朴上周世宗平邊策，明是理也。歐陽文忠公謂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源，胡衡麓謂攻病者不去病源，而徒飲以藥，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於危而已矣，皆至論也。

刑賞者、制師之本。

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伊川曰。萬事皆只是一箇天。已何與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此都只是自然當如此。人幾嘗與於其間。與則只是私意。聖人因天討而制刑。大刑用甲兵而陳諸原野。於是黃帝有阪泉之師。周禮有九伐之法。蓋以誅暴罰亂。不得已而用之。非樂之也。東坡代張安道諫用兵疏。略曰。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誅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還捷奏。拜舞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陛下必不得而聞也。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輭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已來。公私窘乏。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釁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先忠肅公諫用兵疏。略曰。使我師每戰每勝。臣以爲非國之利。又況殺傷相當。成敗未可知。富鄭公諫親征疏曰。太平天子。興創業之君。事體絕異者。不可慨然輕舉。范太史曰。昔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乃班師振旅。夫舜禹征伐猶無功。故用兵非美事也。老子謂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云。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天地陰陽之和。致水旱之災。夫以兵除殘。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而人傷亦甚矣。其血氣必久而後復。或終身遂衰。一失其養。則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完也。先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有天下者。可不務哉。

石徂徠謂兵者、繫天下安危之機。萬民存亡之命。有國已來。孰敢去兵。呂東萊釋武成偃武修文之說云。歸馬放牛。使適其性。示不用也。示者、期示而已。不是盡放牛馬。所謂天子十有二閑。常制自在。未嘗放也。所放者。征戰之牛馬而已。不然。其後管蔡叛。成王四征弗庭。何嘗重整武備哉。唐穆宗既得兩河之後。盡銷其兵。至後兩河復失者。皆無兵故也。

昔者商周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盛世有所不免。則用師之道。安可憯然不知哉。雖兵略不一。大要尚嚴。而以刑賞爲先。苟無刑賞。雖有節制。亦文具而已。竊謂軍事尚嚴者。不過欲人畏我不畏敵而已。重刑賞者。不過欲堅一其士心而已。此誠勝敵之要。昔紂億萬之衆。不能當周師三千者。雖至仁伐至不仁之不同。其實士心一與不一爾。荀子論爲將。號令欲嚴以威。刑賞欲必以信。書胤征曰。威克厥愛。

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東坡謂此臨敵誓師一切之言世儒欲行猛政者輒以此藉口傳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司馬法止用於軍中因悟牧民與御兵之道有不同商鞅以治軍之法治秦宜乎召怨天下兵法曰兵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是故知勝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啓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雖王者之師號令之嚴如此攻治也張橫浦曰此誓六事之人也一或失職是爲慢命罰何所逃乎古者車戰一車之上左右及御凡三人左以射爲職右以擊刺爲職御車中以正馬爲職用命謂恭命古者師行載廟社之主以行知有賞刑矣孥戮者謂一人受戮辱及一家耳古有戮辱之言是矣必欲殺及妻孥此秦法也先王無之湯誓云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呂伯恭云禹伐有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乃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已與禹不同今湯誓師之辭雖與啓相似而又曰朕不食言罔有攸赦此世變風移聖人不得不然武王泰誓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雖三代之師未有舍刑賞而能濟者也兵法曰一人投命足懼千夫又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鬬也萬人之鬬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加於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又曰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劉牧曰凡用師以賞前導之故順也以刑後威之故能行也坤順在前坎威居後應有象矣因知王者之師亦不能違是道者理當然爾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歐陽文忠公論軍法疏略曰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昨關西用兵四十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有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遛者皆免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先忠肅公論軍賞疏略曰賞罰之施於天下不可以無信而施於盜賊者尤不可緩也方民之被盜也田里閭巷晝夜惴恐縣官惻然開告捕之科不愛厚賞提官爵抱金帛恨不即得有功者付之幸而賊得矣而有司不能推奉詔旨乃苛以文法考詰稽留使人不得亟蒙有功之利臣竊以爲後日憂也夫奮不顧死冒矢石以與亡命者格雖莫不有職然要之趨賞之意多也今失信而後時誠恐緩急不足以率勵此其爲患有不可勝言者尚父謂將以誅大爲威賞小爲明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悅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

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陸宣公亦云。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李靖曰。孫子云。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此皆用刑賞之要術。胡衡麓謂衞公妙達兵法。與韓信等。而不爲術勝則過之。又須思其無不賞而事大敵堅。有渙然離之理。則賞不僭矣。荀卿曰。齊人隆技擊。得一首則賜贖錙金。無不賞矣。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十國之兵也。八兩曰錙。又當念其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之理。則刑不濫矣。橫渠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大者。素求豫備。而不敢忽忘。昔胡安定、石徂徠、程明道、於邊防兵戰利害。罔不究知。若論爲學之序。則又在知所先後也。楊龜山曰。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馭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又與胡文定公論軍政書曰。立邱乘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爲尤詳。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祭祀賓客。充君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邱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則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以卒伍之令。督以指揮旌旗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以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聖人著之於經。以爲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伊川亦云。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爲先。制師無法。幸而無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又曰。孟子言乎。諸侯尙仁義而賤詐力。孫子曰。兵者、詭道也。唐太宗謂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此正戰國兵謀。孟子所賤者也。李靖曰。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後世稱善用兵決勝者。不出乎此道。亦是世變風移所致耳。龜山謂兵雖不貴詐力。亦人所不得而詐。然後爲善。又曰。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或問伊川。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如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

不成要敗．既要勝．須求所以勝之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須如此．罔有敵於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陑．陑亦閒道．且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漢楚既分鴻溝．乃復壘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何害．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既與他戰．又卻不鼓不成列．必待他成列．圖箇甚．

設有委國以聽焉．敵且至境．將坐視其敗與．其亦必有以當之乎．學者不可忽也

又曰．昔侯君集學兵於李靖．靖曰．中原無事．吾教君集以制四夷而已．則用兵中原．與禦夷狄異也．又云．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夷狄耳．力可戰則戰．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則邊境自然無事．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於較曲直是非．惟恃力爾．溫公曰．戎狄之俗．自爲兒童則習騎射．父子兄弟相與羣處．未嘗講仁義禮樂之言也．惟於攻戰相尚而已．故其民習於用兵．善忍飢渴．能受辛苦．樂鬬而少病．此中國之民所不能爲也．是以聖人與之較德．則有天地之殊．與之較力．則未能保其必勝也．以大禹之明．征三苗而三旬逆命．以商高宗之賢．伐鬼方三年乃克．以漢高祖之雄傑．爲冒頓所圍．七日不食．昔嚴尤以謂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周秦漢征之．皆未得上策．當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夷狄之侵．譬猶蚊蝱．驅之而已．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雖有克獲．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二十年．中國罷耗．是爲下策．范太史又謂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馬援擊交趾．最爲有功．然三年而後克．士卒死者十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唐太宗欲討馮盎．而用魏徵之策．卒招懷之．明皇之末．李宓敗於雲南．死者二十萬．自是而後．南詔盛強．夫高宗、商賢王．鬼方、小蠻夷也．以賢王伐小蠻夷．猶三年乃克．言用兵之難也．秦少游又論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駞．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遠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戰逃．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遠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遠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驚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生風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而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促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以雲其窟穴而伺之．熏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棰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熏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過捕盜賊、禦夷狄而已．諸說皆盡事理．故具載之．若論安邊弭盜之策．則莫若自治爲上也．舜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杜牧之曰．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材姦惡．莫選置舍．果自治乎．郭成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是助虞爲虐．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謝上蔡云．王介甫謂俗之所榮．罰之不能止．俗之所恥．賞之不能誘．故君子無爲也．反身以善俗而已．唐太宗以謂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

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自是數年之後・路不拾遺・商旅宿野焉・此皆自治之要略也・至於用兵決勝・策斯爲下矣・

易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伊川謂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是知行師之道又貴乎以正爾・如周禮九伐之法・漢高爲義帝伐楚・先主以興復漢室伐魏之類・此師之正也・秦皇、漢武、窮兵黷武・此師之不正也・大抵兵端從古所忌・亦不可不知・

節用者、理財之本

易稱何以守位曰仁、卽繼以理財之訓、洪範八政、亦以食貨爲先、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曾南豐議經費疏曰・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以三十年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九年之蓄・自古國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所入・存十之二爾・蓋約而言之也・

周官大宰以九賦斂財賄、後之議賦斂者・尤不可以輕舉也・薛簡肅公爲發運使・辭王文正公・而公無它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出爲江西漕使・辭王文正公・於政事堂・公曰・朝廷榷利至矣・張後迭更是職・思公之言・未嘗求錐刀之利・熙寧中・命徐令相視太行煤子稅額・道出相臺・謁韓魏公・因以事告・公再三視曰・小民藉此爲生・若一添稅・與天地相終・無由除罷・但言難於增稅如何・因思今和買絹免役月樁錢之類・欲罷不能・故聖人重於作俑也・

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楊龜山曰、理財眞宰相之職・蓋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而致其用・致、猶致人之致・使其自至也・若天王求車・則非致也・嘉祐中・溫公論理財疏曰・天降菑沴・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堯舜所不能免也・卽不幸有大水大旱方二三千里・戎狄乘間而窺邊・度民窮困而爲盜・師旅數起・久未有功・府庫之蓄積已竭・百姓之生業已盡・陛下當此之時・將以何道而救之乎、議者必以爲宰相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不當領錢穀之職・是皆不知治體者之言・昔舜舉八愷・使主后土・奏庶艱食・懋遷有無・地平天成・九功惟敘・周禮・冢宰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今譯經潤文・猶以宰相領之・豈有食貨國之大政・而謂非宰相之事乎・必若倉庫空竭・閭閻愁困・四方之民流轉死亡・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愚之所敢知也・

先王所

謂理財者蓋均節之使取有制用有度而已非若後世之掊克聚斂也

熙寧初新法方行王荆公謂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也溫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荆公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溫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澍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宏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爾至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范太史之論略曰孟獻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大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在位必使國家求利人君好利亦必用小人昔周厲王信任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所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王好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彘自古好利之君無不危亂興利之臣無不禍敗自桑宏羊已來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盧杞趙贊皆無善終者其故何哉壅利於國家所害者衆天下之怨歸之故禍及其身宗族誅滅國家亦受其菑是故孟子對梁惠王問利國深言好利之禍又曰必若公劉之厚民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不爲掊克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東坡曰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爾以孔子稱其仁不救其無後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呂正獻公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怨歸於上也伊川謂商功計利之人敗天下國家東坡曰白樂天作張平叔戶部侍郎制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謂凡在上者用人皆當以此自警

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若徒事簿書期會較其贏餘不知節以制度欲免乎傷財害民難矣

唐陸宣公云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蹶拔矣又論裴延齡奏羨餘疏云延齡者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掊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譏服讒爲盡節前歲秋首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衒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財蕩心於上斂怨於人務行邪諂公肆誣欺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以在軍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贊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舍此二塗其將焉取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獲姦贓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敚斂或準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免塡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

如此、難以殫論、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東坡論新法書云、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范太史謂自古聚斂興利之臣、非有生財之術、皆移東於西、指虛爲實、徒張官吏、置簿書、以罔惑人主、取功賞而已、蓋興利必用小人、小人莫不爲欺、故其所行、皆由一律也、因具載之、以爲世戒云、

有若以謂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胡文定公紹興時政論曰、夫焚林而畋、非不得獸、而明年無獸、竭澤而漁、非不得魚、而明年無魚、厚賦重斂、困乏不足、轉而之他、則無百姓、誰與供常稅乎、如京東西路、歲入二稅、約七百萬、課利雜收、約三百萬、其餘山澤之利、在祖宗時、捐以予民、不盡取也、百姓歸戴、罔有二心、及李彥等取之、凡西城課利及乾濼爲田、窮竭民力、斂積無等、百姓愁苦、轉而爲盜、今此兩路常賦、不歸於王府、五年矣、又如荆湖南北、歲入二稅、約四百萬、課利雜收、約一百萬、自二稅外、豈無餘利、在祖宗時、捐以予民、不盡取也、百姓歸戴、罔有二心、及部使者取之、折變、則有一折、兩折、二折、收糴、則有均糴、數糴、補糴、散引、則有麵引、茶引、鹽引、受納、則有一加、再加、倍加、而猶以爲未足、然百姓愁苦、轉而爲盜、今此兩路、常賦所入、不歸於王府、三年矣、乃知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信不誣也、胡衡麓以謂或有論當時利病於有位之前、以民貧爲說、則應之曰、民頑、不奉公上之急、此言一出、貪虐之吏、其視赤子若仇讎、怨敵然、惟恐吮剝之不竭也、然則國何利也、

張橫浦曰、一國之大、有百官有司之俸、有祭祀賓客之給、儻輕費妄用、則將頭會箕斂、奪民財而民不勝病矣、要當量入爲出、百官有司、其俸有高下、其品有章程、此謂有節用也、至於旱乾水溢、大則發九年之蓄、小則發三年之蓄、而吾無所靳焉、蓋以救民也、本朝陳晉公名恕、字仲言、號善理財、嘗云、出納之各、所當謹者、起支定例、此又節用之要術也、蔡君謨在三司、以能名、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其富國議曰、今天下之廣、四維萬里、可謂大矣、農田商賈、茶鹽酒稅、銀銅金鐵之利、莫不榷之、可謂察矣、籠天下之利、至纖至悉、宜乎國家富有、府藏充牣、不可勝計、今則每有支費、常遣使諸路、僅能自給者、養兵一百二十萬、自古無有也、兵日益冗、財物有限、而支費無涯、此以貧也、必先用意於兵、然後可言富國之術、又疏曰、臣約一歲總計天下之賦、不過緡錢六千餘萬、而養兵之費、約及五千萬、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一分給郊廟之奉、國家之費、何得不窮、民何得不困、然今之兵不可裁減、固當有術以銷之、又當以術精練之、其說至多、難以具言、陛下敕大臣博求其弊、漸講其術、以爲長久之策、今之爲政、此第一事、竊謂今日之弊、亦莫大於此、周世宗謂侍臣曰、凡兵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揀諸軍、精者升之、羸者去之、由是征戰皆捷、若夫唐穆宗、銷兵落籍者衆、皆聚爲盜、胡衡麓以謂慕銷偃之美名、不知弛張之道故也、昔議者欲一兵民、溫公曰、古者、兵

出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斂農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併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豈非名與古同而實異乎．楊龜山以謂井田既不可復．而欲一兵農．未見其可也．若夫已予之復損之．是奪也．非節也．然節用之道．亦不可以易言．不當節而節之．非徒無益．害又甚也．楊龜山曰．節用而不以制度．則儉而或至於廢禮．非所以爲節．又曰．昔劉晏造船．或言虛費太多．晏曰．論大計、不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當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好．異時有患吾給錢多．減之過半．則不能運矣．至咸通中．官司計費而給．無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此惜小費而不論大計之過也．劉晏之論．即聖人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之義．東坡亦云．天下之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又有大者．姑以用兵言之．兵法謂兵無財．士不來．兵無賞．士不往．節其可得乎．唐朱泚之叛．本起於涇州姚令言．兵無所賜．及犒師．惟糲飯菜餼．衆怒．蹴而覆之．遂作亂．陷長安．德宗幸奉天．李絳罷遣興元募兵．以犒賜之薄．衆遂害絳．而屠其家．後世慕節用之名．而不得其道．衆叛親離．亡軀敗事者．亦衆矣．易曰．苦節貞凶．大凡節而不能通．則有致凶之道焉．達乎可以予、可以無予、可以取、可以無取之義．始可與言節用矣．竊謂兵刑財三者．有國所不能去．然差之毫釐．無有不致禍亂者．用之之道．學者宜盡心焉．故自正名分至節用．凡九條．皆爲政之要．

明本釋卷下

宋劉　荀撰

立志者、有爲之本。

尙書周官曰。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東坡謂未有志卑而功崇者。胡衡麓謂心之所存主謂之志。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納之溝中。王荆公謂王逢原曰。伊尹可謂愛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囂然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豈若彼所謂憂天下者歟。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濂溪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若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胡文定公曰。有志於學者。當以聖人爲則。有志於天下者。當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矣。范文正公自少慨然有志於天下。常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石徂徠曰。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於衣食者歟。王沂公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胡文定公曰。嘗愛諸葛孔明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宰相。手握重兵。亦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遂。卻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饒餘。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眞可謂大丈夫矣。侯師聖曰。事君者以行道爲志。非爲祿也。然亦有時而爲貧。若專以食爲事。則廝役之爲志也。胡衡麓論管仲之器小哉。以爲不能約節。肆於驕僭。由器量不宏。不可大受故也。然則得君專政。豈有正己及物之意。直欲償其富貴之願而已。此與兒女子充足於輿馬服食器用之閒。何以異。非小器而何。又云。士之器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累其心。志於富貴者。苟富貴而已。則亦無所不至矣。孔子所謂鄙夫之心事也。楊龜山謂楊仲遠云。外勢利聲色。不爲流俗詭譎之行。於學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又恐其以此自足也。易曰。德

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漢上謂小人志於得而已。以人之國。僥倖萬一。鮮不取禍。橫渠曰。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邵康節詩曰。愼勿輕言天下事。伊周殊不是庸人。明道亦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又不可以不知此理也。

宏毅者、任重致遠之本。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伊川曰。宏、寬廣也。毅、奮發也。宏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宏。則隘陋。昔王文正公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接物若甚和易。而當官涖事。莊厲不可犯。在中書。有事關密院礙詔格。寇萊公在樞府。以聞上以責公。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吏欣然呈公。公曰。不可學它不是。卻送與密院。萊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富鄭公爲人溫良寬厚。汎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趙宗道出公門下。公守亳社。宗道季子濟爲提舉常平。劾公不行新法。罷使相移汝州。後宗道卒。公賻恤其家甚厚。服除。濟偕諸兄以送。富公撫之甚恩。濟不自安。起謝罪。公曰。吾見故人子。前日公事不可論也。陳述古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韓魏公器量過人。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伊川云。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當謝元破苻堅。對客圍棊。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又云。堯舜事業。亦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之過目。竊謂士之矜能伐善者。知此。亦可少媿矣。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於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爲事物遷動。平

居容人過失。不以爲忤。小大無所較計。及朝廷事。則守其所當爭。至義理而後止。毅然終不可奪。嘗言在政府時。極有難處事。蓋天下事無有盡如意。須索索包總。不然。不可一日處矣。每遇大事。卽以死自處。臨事若慮得是。劄定腳做。便更不移。成敗則任它。凡人語及其不平。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其任重致遠者宜矣。

勇者、爲義之本。

中庸謂勇、天下之達德。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又曰。勇者不懼。謝上蔡曰。雖死生分內事本無可懼。中無主則懼。韓魏公謂勇可習。胡衡麓曰。養氣然後勇。詳孟子養氣之義。則得之。孟子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又語滕文公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彊爲善而已。石徂徠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明道亦曰。職事不可以巧免。劉元城曰。溫公當揆日。蓋知後必有反覆之禍。然仁人君子如救焚拯溺。何暇論後日事。伊川曰。凡爲政。必立善法。後人有所變易。則無可奈何。雖周公、亦知立法而已。溫公行狀云。公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當世要務。與後人姑作一二事以塞責要譽。終不更爲者。異矣。歐陽文忠公戒其子姪守官存心。盡公切。不可思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今閏門之訓多反是者。亦習俗使然也。大抵食焉而忘其事。先賢之所深戒。或問。子畏於匡。設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伊川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若二人同行遇難。自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二人捕虎。一人盡力。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逃去。言我有親。是大不義。當此時。豈問有親。但當豫前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卻自規避也。

慶歷二年。契丹重兵壓境。欲得關南十縣。使來非時。仁宗命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富鄭公知制誥。宰相舉之。公卽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遂命公報聘。而契丹平。後坐石守道謗。徙青州。讒者

不已。人皆危懼。會河北大水。流民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一皆招納。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不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韓魏公曰。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疑憚。或諫曰。公所爲如是。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也。公歎曰。此何言也。凡爲人臣者。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前賢義當爲而不顧害者、多矣。是亦度德量力。自知其可以有爲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邵康節見義吟云。見善必爲。不見則已。量力而動。力盡而止。又戒乎不量力而妄動。亦陳力就列之義。苟爲不然。則物我俱敗矣。歐陽文忠公尹開封。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竊謂在仕者。欲勉上官有所立。責下位有所爲。亦須量其人。苟強其所不能。亦終無成。朝廷任賢使能。皆當然也。此皆量力之事。故附記之。伊川曰。勇一也。爲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尹和靖曰。義以爲上。則爲勇也大矣。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呂與叔謂君子雖志於善。敢勇而無義。必有爲亂之迹。如鬻權兵諫之類。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太史公有言。知死必勇。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也。楊龜山曰。以死教天下。乃君子分上常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張敬夫曰。比干諫而死。箕子疑亦可死也。而佯狂以避。蓋以父師之義死之。則爲傷勇故也。胡衡麓謂孔子皆以仁許之。仁者。當理也。又須明此理也。

果斷者、立事之本。

書周官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子曰。由也果。謂剛毅能任也。於從政乎何有。邵康節詩。若無剛果難成善。伊川謂爲學須是剛決果敢以進。是知爲學亦要乎果也。范太史云。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消。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此志

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挫也。是故至剛不可不養也。東坡曰。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爲斷一也。豈可不求其故歟。非特人君當然。善乎胡衡麓之論曰。事有隱忍而濟者。當斯時。隱忍爲小。濟爲大。而不能忍。則事必不濟。謀有決斷而成者。當斯時。決斷爲大。所不忍爲小。而不能割。所以不忍。則謀必不成。商之頑民。餘風未殄。以周家盛力。分擘遷放。易如反掌。而成康能容忍之。爲擇師尹。俟以悠久。數世之後。商周爲一家。必有忍。乃有濟。謂此類也。周襄於鄭親。燕丹於秦王。戾園於江充。曹髦於司馬昭。袁紹於田別駕。德宗於蕭相國。失此者也。齊桓於射鉤。漢高於故怨。魏孝文於宦者。唐太宗於魏徵。安石於桓溫。仲達於曹爽。得此者也。若夫禍福成敗。事將必然。方且猶豫遲疑。見幾不作。貽殃召禍。噬臍無及。可勝數哉。鄭莊不忍違母。而成叔段之惡。子太叔不忍用猛。而滋鄭國之盜。成帝不忍廢諸舅。而外氏奪之。苻堅不忍去鮮卑。而慕容叛之。明皇不忍除妃子。幾死於宿衛之手。肅宗不忍逆張后。遂父子至死不相見。德宗不忍生代主帥。遂使唐爲藩鎮所分裂。梁武不忍遽逐朱异。圍於臺城。終陷趙主父之覆轍也。而其甚者。宋文帝已得邵濬謀逆之實。徊徨隱度。至於累日。比將廢黜。猶與徐湛之通夕議論。燭未及滅。而元凶之刃登於合殿矣。霍光已知夫人顯令淫于衍毒殺許后之狀。欲自發舉。竟不能決獄。事既成。署衍勿論。身死未幾。而霍氏之宗盡已顛覆矣。夫天下大謀。孰有加於一身之生死。國家之存亡。乃無大丈夫明斷。爲婦人女子之姑息。一旦以生易死。以存易亡。而不得免焉。彼蔽於一曲。闇於大理。制於私昵。安於目前者。曾不知

戒可不悲哉。慶歷中上用杜祁公、范文正公、富鄭公、任政事。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欲致重法。范公則欲薄其罪。富公患是。不知所決。孫公之翰歎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而未嘗意在人主也。此明於大理言也。竊謂事當決斷而不斷。與當隱忍而不忍。皆謂之無斷可也。其於受害均矣。

守正者立朝之本

子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孟子曰。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又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楊龜山曰。古之人。寓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孔孟至終不得行而死。豈不欲道之行哉。伊川謂較其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也。伊川曰。臣貴正。不貴權。伊川曰。學者未嘗知權之義。於理所不可。則曰。姑從權。是以權爲變詐之術也。夫臨事之變。稱輕重而處之。以合於義。是之謂權。豈拂經之道哉。邵康節曰。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爲偏也。呂與叔謂執中無權。雖君子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爲愈。賈存道謂權無規矩。用無常。不可專言以教人。伊川又曰。多權者害誠。范太史謂權無難。權者。道之用也。惟聖人能盡之。又曰。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者、中人以下可以守。權非體道者不能也。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賈存道。名同。字希德。孫泰山之師友。學者謚曰存道。石徂徠爲之撰行狀云。又曰。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或問。韓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反也。揚雄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先忠肅公在熙寧初。王荊公稱其器識。擢爲中書檢政。繼除御史。既對。神宗問。從學王安石否。公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卽上疏。乃言新法不便。司農劾公中懷向背。有旨分析。公奏曰。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復上疏極論時政。願就竄逐。元祐初。溫公當國。首薦公云。公忠剛正。始終不變。後公辭免中書侍郎。蘇文忠公當批答不允。詔云。卿蹈道深遠。守節純固。雖不留於儻來之物。而有志於行可之仕。樂告以善。勇於敢爲。進不求當世之名。退不叛平生之學。未嘗爲枉尺直尋之事。此得先世出處大致。子孫能守之。庶可以言無忝也矣。劉元城曰。士大夫只看臨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雖有細行。

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又紹聖中。以書勉韓儀公曰。當斯時。尤宜以正道自處。萬一不變。事有干涉。須力持之。不從則奉身而退。廢興有命。非人力可支。惟不失義。乃得。若目前利害。以不屑意爲祝。

昔衞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衞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孟子謂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富鄭公論奏左右皆小人。章子厚難之。王和父曰。吾輩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此語曲盡阿諛情狀。竊謂凡事上者。皆當戒此也。又有拱默如于志甯者。唐高宗將立武后。召長孫無忌、褚遂良、李勣、于志甯、決可否。無忌、遂良以死爭。李勣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志甯默無一言。或者謂李勣逢君之惡。已顯著姦人之情。志甯不言。則是舞兩端以觀望焉。高宗從無忌等言。則已以不言爲忠。從李勣言。則已不言免禍。志甯之罪。尤甚於勣。當矣。又有從其大而違其細。假以示人至公。欲竊天下之虛譽。如唐裴樞者。其罪尤不容於誅也。凡在上位者。能一此觀人。則君子小人亦得其槩矣。夫人之所以如此者。不過乎患失耳。楊龜山謂謀國乃所以謀身。天下不寧而能保其身者。未之有也。殊不知得失有命。了不相干。所以先儒有小人可惜爲小人之語也。

得失輕者、去就之本。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孟子謂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熙寧間新法方興。溫公時居獻納之位。力言不便。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不報。會除樞密副使。卽累上疏。以謂若臣言果是。乞早賜施行。果非。乞罷樞密副使。治臣妄言及違慢之罪。竟不拜命。韓魏公語錄云。司馬君實初除樞密副使。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遣人齎書與文潞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君實。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多節。爲不少矣。先忠肅公纔除御史。歸語家人曰。趣裝毋爲安居計。未及陛對。

首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正小臣意在傾故相富弼以市進繼上疏極論新法不便遂貶衡州胡衡麓曰身體髮膚生而有之也志士仁人猶不求生以害仁況官爵非生而有之者乎（范忠宣公謂人做好官職當如奉使借館便自無事）胡文定公謂浮世利名蟣蠓耳何足道哉（列子曰蟣蠓生汚壤之上因雨而生睹陽而死上莫結反下莫孔反江公望有云爵祿者止能砥礪頑鈍之人不能榮寵輕富貴安貧賤有道之士古人去就豈爲爵祿而已亦人君所宜知也）韓魏公有云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又云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卽孔子欲以微罪行之義）或問於伊川爲官僚而論事於其長理直而不見從則如之何伊川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止事大於爭所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此皆論事去就之法也前輩有云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輕重義命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豫思古之人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或云呂正獻公家訓）今也不然內則父兄外則師友誘掖訓誨而不以全軀患失爲言者幾希後人氣節少及前輩者良有以也大抵得失之心重者勢決不能有所立前輩欲嚴於出處雖飲食起居之際必致意焉范文正公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婢妾皆治於家往往鐫削過爲簡儉有不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廚加料幾倍無不厭飫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己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爲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杜祁公食於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儉曰衍本一措大耳名位爵祿冠

冕服用。皆國家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卻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胡文定公曰。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爲它累輕。便去住自在。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也。學者先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先忠肅公手記云。予初登第。過濮州。兵部郎中士公。名建中。字熙道。學行載石徂徠集中。倅郡公事。東州大儒也。予見之。甚從容。士公曰。汝上有何生事。對曰。無有。士公曰。不可。君有兒女。當思所以養之。君今得科第。官則有事。事則有法。官守豈可以常保。一不以理去。亦復狼狽矣。又有大者。常見仕者。既老而眷眷於祿。當去不去。或當官見義不敢爲。以避禍患。自中人已下則然。豈人情皆願悅詬恥哉。多出於退無地也。使回顧有所歸。無妻孥寒餓之累。其心當綽綽焉。進退輕矣。進退無所累。則臨大利害。必有可觀者。如君固不可量。然此不可不知。予初得第。方就仕。思其言、不入也。其後閱世故。見其言至爲可信。知前輩思慮深。議論有根本也。杜祁公告賈直孺初登第之語。大意亦同。邵康節云。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皆先哲用力之方。今故具載之也。案此篇錯誤甚多。獻公家訓四字。錯入大字內。倅郡倅字。誤入小註內。今也不然一段。誤接士公下。衍本一措大一段。誤接有所養也下。今推尋文義。俱爲改正。

辭順理直者、論事之本。

子曰。賜也。亦有惡乎。曰。惡訐以爲直者。案此下原註明道之意四字。有缺文。伊川曰。自古能諫於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易太子。是其蔽也。四皓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

如反手。又云。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當救正。於此終不能回。卻須求人君開明處。如漢高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爲高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高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伊川易傳取之者。善其智而能諫。以明納約之義。溫公通鑑去之者。爲後世慮遠矣。去取之意。則初不相悖也。學者又當默識。楊龜山曰。君子之事君。其說不可惟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軋吾謀者。其說又利於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談道理。道理既明。人自不能勝也。竊觀前輩論事。或以道理。或以利害。無所必者。察主識之奚若。審事勢之如何。而必以悟上之義也。胡衡麓論幾諫直諫之義。亦然。劉元城曰。人臣進言於君。度其能爲卽言之。若太迫蹙關閉。或一旦決裂。其禍必大。不若平日雍容以諷之。使無太甚可也。先忠肅公奏議曰。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譬如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導之。不可以隄防激鬬而發其怒。不惟難以成功。亦爲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竊慕君子之中道。以其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不敢悻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事輕決去就。致聖朝數逐去言事者。而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體。而下亦庶幾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韓魏公曰。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諭。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苟不以理勝爲主。難矣哉。惟言之重。非面折廷爭之難。蓋知體得宜爲難。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爲高論。以賣直取名。罪不容誅矣。敢言之患。多失在此。劉元城謂人臣之事君也。既自知己之所爲。又須知君之所能。若不知而直前。未有不受禍敗也。范太史謂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卽禮云。事君量而后入之義。張敬夫云。責難陳善。非在己者先盡其道。而能之乎。在己有未至。而獨以望於君。難矣。此亦推廣孟氏以正己爲先之說。詳責難之義。蓋勉其君行先王之道而已。非止以事功言也。若夫智小、責之以謀大。力小、責之以任重。可乎。彼齊宣王欲以一服八。固孟子之所深闢也。公在政府。人有自陳不中理者。從容諭以不

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明道謂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怫。嘗赴朝堂議事。荆公厲色以待。明道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議。願公平氣以聽。（竊謂論事要亦當如是也。韓魏公別錄。慶歷中。范文正公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異。及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蓋其心主於事可行而已。不爲己也。）案議論下本係缺文。今據宋史補入。

或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伊川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呂居仁云。當官之法。直道爲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須用呂惠穆公稱停之法。此非特小官然也。爲天下國家。亦當知之。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呂惠穆公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事經公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劉元城極言稱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不可不詳熟思講也。）

時者、出處語默之本。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要在不失其時。是乃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然後言之義也。時也者、當其可而已矣。其可仕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趙岐云。季桓子秉魯之政。孔子仕魯。冀可得因而行道也。）有際可之仕。（際、接也。衛靈公遇孔子以禮。故亦仕之。）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言天下有道。則無事於變易。故避世長往之士。聖人有所不取。）而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其可去也。齊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齊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衛靈公與孔子游。仰視蜚雁。意不在孔子。孔子行。而未嘗有三年淹於一國。故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邵康節謂孟子得易之用。伊川謂得易之用者。莫如孟子。又謂由孟子可以得易。於此可以默識矣。伊川曰。易者、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濂溪曰。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劉元城曰。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己如何耳。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

矣。孟子謂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橫渠釋簡兮之詩曰。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饑寒。不恭莫甚焉。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仕者不能無太簡之譏。胡衡麓謂君子陽陽。乃有樂只之諷。非純以爲當然也。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張橫渠曰。士君子仕宦。爲貧、則當居米鹽倉庫之職。以無媿於心。爲道、則當堯舜君民。太平一世可也。曷可妄據卿相之位乎。惡乎宜乎。抱關擊柝。監門職也。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主委積倉庾之吏也。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苑囿之吏。掌六畜之芻牧者。或問。聖人爲貧而仕者否。伊川曰。孔子爲乘田委吏是也。因言。近時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饑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惡不由其道爾。伊川曰。若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反人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安義命焉爾。蘇老泉有云。凡士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又可以此觀人矣。老泉、名洵、字明允、自號老泉。歐陽文忠公謂其學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精粹。涵蓄充溢。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張文定公云。僕領益郡。得先生所著權書衡論。以書先之於歐陽永叔。一見。大稱歎。目爲荀卿子。獻其書於朝。自是名動天下。士爭傳誦其文。時文爲之一變。韓魏公嘗與論天下事。亦以爲賢誼不能過也。治平三年卒。今西蜀文學之盛。自先生父子倡之。世謂之蜀學。語默以時者何。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韓退之云。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蘇東坡云。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孟子謂位卑而言高。罪也。楊龜山言默戒云。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足以取禍。溫公曰。鐘鼓、叩之然後鳴。人不以爲異。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妖耶。不可以言而言。猶不叩自鳴也。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胡衡麓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猶司馬而論司寇得失。是侵官也。王沂公自登朝歷掖垣。內署每謂王文正公。必語及闕政。公辭以不在其位。不敢預聞。及當可言之位。論事侃侃然。案此下原本有衆皆二字。及楊龜山論侵官數句。缺文。既去而未去所掌。是犯分也。東坡守維揚。某以書諫曰。君子之於事。以爲居位而不言。則不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可言者、亦義也。前爲潁川言之可也。今爲揚守而預潁事。其亦可乎。豈亦嘗言之而不置耶。此取勝之道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呫呫者以爲多事爾。案此注。東坡守維揚句下有缺文。未用而論任用之事。是干進也。楊龜山云。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賈誼身非宰相。而汲汲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出爲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

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庭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歟。既不在其位。乃不待問而告焉。非有利心、欲間人以昌己者、不爲也。又曰。既在其位、當朝夕以思。見美必順。見惡必強。見賢必薦。見不肖必逐。見治理必具。見亂萌必除。隨職而舉。乃又不能。惟拱手默默。聽它人所爲。或不敢不爲上奏。如孔光。或恭遜取媚。如胡廣。或斂衽無所可否。如關播。或書名給唯諾。如陳希烈。而國家休戚。已不與知。皆不忠之大者。又云。范太史謂君子立人之朝。有官守者不失其職。有言責者不隱其言。君從之、亦諫。君不從、亦諫。諫而不入則去之。臣之義也。其懷祿畏罪而不言。則曰。君不能從。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

昔溫公在從列。力言新法。不報。會除副樞。公雖懇辭。猶論不已。奏曰。臣若已受樞密副使之告。卽不敢更言職外之事。今未拜命。猶是侍從之臣。於朝廷闕失。無所不可言者。韓魏公罷相判永興軍。入辭時。二府方議邊事未決。乞召公同議。既對。卽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唯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遂罷議。新法初下。公判大名府。曰。某老臣也。義不敢默。及不聽。曉官屬亟奉行。曰。某一郡守也。其敢不如令。橫渠謂范巽之曰。在朝則持國論。居外則奉詔令。初行新法、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或有以書問邵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歐陽文忠公爲河北都漕。陛辭。上面諭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爲言罪也。胡文定公在後省。繳駁吏部侍郎馮澥論劉珏疏云。侍從臣寮。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不可侵紊。夫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而澥遽越職。此路一開。臣恐立於朝廷者。各以好惡爭相攻擊。脅持傾陷。滋長怨讎。非所以靖朝綱。明分守。又因蘇昞上書。有曰。張橫渠聲動關中。蘇季明從之最久。以其文釐爲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卻是未知橫渠。昔橫渠有詩云。葵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淸朝。夫豈不欲道行於世。在館半年卽去。後十年復召之。不半年又去。只爲道不合也。季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必亦有非所宜言者矣。文定公之

論・以戒乎位卑言高・思出其位者・而人君求賢之路・則不可不廣也・溫公奏疏云・上古諫爭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瞍芻蕘・無有不得言者・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署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此其爲害・不亦深乎・唐明皇出奔・不四十里而已無食・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之而安・頃來廷臣以言爲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則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不明・悔之無及・慰而遣之・君天下者可不監哉・或問楊龜山・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必有窒礙者・量不盡則爲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易之恆曰・浚恆凶・此恆之物也・故當以漸而不可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難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矣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爲邪・以邪爲忠・語言之閒・固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梁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齊宣王問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

或問胡衡麓陳成子弒簡公孔子去位猶告於哀公請討之何也衡麓曰列國大夫聞國大政於君君、臣臣之義豈爲去位而可廢也故孔子雖已告老至於鄰有弒逆天下大變人理所不容則執之者無罪殺之者無禁況從大夫之後乎又曰道有常變言非一端苟不知聖神無方之傳是膠柱而調瑟也明道有云若合開口時如荊軻、樊於期要它頭也須開口此皆聖賢出處語默之模轍也

義者、辭受取予之本

中庸謂義者、宜也古之人辭受取予初無定體止看義之所在故孟子有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予可以無予之訓伊川曰・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已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之・便傷廉也・可以予・然卻以不予・若予之時・財或不贍・卻於合當予者無可予之・此所以傷惠・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一釜容六斗四升・一庾容十六斗・一秉爲十有六斛・五秉、八十斛也・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

鄰里鄉黨乎。知此。則可以與可以無與之義得矣。溫公答劉蒙丐錢書。略曰。足下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爲歸。且曰。以一鬻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不相知之深也。某居京師已十年。囊儲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之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疏。先舊而後新。某得侍足下纔周歲。得見不過四三。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家居食不敢常以肉。衣不敢純以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足下又欲使某取之於它人。是尤不可之大者。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況已不能施。而欲乞於人以爲己惠。豈不害於恕乎。孟子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兼金、好金也。價倍於常者。二十兩爲鎰。而陳臻謂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孟子以爲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趙岐云。時。孟子有戒備不虞之事。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謂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知此。則可以取可以無取之義得矣。昔魯國之法。贖人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人。辭而不取。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其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於諸侯矣。或有義不當受而衆受之。則如之何。文中子謂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內不失眞。外不殊俗。劉元城謂無爲皦皦之迹。以致怨忌。斯言盡之矣。尹和靖嘗書通語於座右云。昔杜祁公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愼者衆。必將譖己。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元城又謂唐充之爲善。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張橫渠語學者云。持守廉潔。此士大夫之常事。其上更有事在。蓋恐人矜己自滿也。楊龜山曰。君子於辭受取予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與諸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而士或以嗇與爲吝。以寡取爲廉者。皆不知此也。

知止者、保身之本。

易曰。亢龍有悔。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朱漢上曰。亢者、處極而不

知反者也。萬物之理。進必有退。存必有亡。得必有喪。亢知一而不知二。故道窮而致災。荀子曰。物禁太盛。言物極則衰。理之常也。蘇黃門云。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天地尚然。況於人乎。陳希夷名摶。字圖南。亳州眞源人。賜號希夷先生。門人种放敘其學。明皇王帝霸之道。太宗嘗問。在昔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靜爲治。卽今之堯舜也。云。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昔人有云。翠鵠、犀象。其處世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避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切不要事足意得。常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纔事足意得。便有不恰好事出。亦體消長之理言也。又謂种明逸放字。曰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後果然。邵康節詩云。大得卻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爲多求。又云。既有非常樂。須防不測憂。昔范蠡滅吳。報會稽之恥。句踐以霸。蠡謂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大名之下。難以久居。遂乘舟浮海而不返。張良報讎強秦。天下震動。後爲帝者師。良謂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至學導引。辟穀而不食。疏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卽日父子俱移病去。皆達是理也。竊謂平時叨居其位。以苟富貴。危亂將至。則奉身而退。盜取知止之名。得乎。呂伯恭云。保身乃己事。豈爲治亂而增損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本非末節也。至於偷生徇私。養小失大。如是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楊龜山曰。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尤多忌刻。蕭何爲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自汚。僅能免死。甚至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爲天下。而拙於謀身耶。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焉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踣者亦屢矣。以何之賢。而猶不免是。惜夫。杜正獻公謂君臣閒能全始終難。石林葉少蘊謂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所不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於進取。其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有餘也。漢上又曰。人固有知進退

存亡者矣。其道詭於聖人。則未必得其正。與天地不相似。又曰。聖人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則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矣。

安義命者、處困之本。

富貴貧賤。死生禍福。得失毀譽。孟子謂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吾儒則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者。然後歸之天。非人力所致而至者。然後歸之命。此與術家占算之說不同。豈容智力可以僥求倖免哉。胡衡麓謂不知命者。輒尙智力。君子處困。或待我以橫逆。或爲人所輕侮之類。皆處困也。當思其所致之由。孟子所謂必自反也。則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范太史謂凡人處憂患。則發其智。遇窮困。則激其心。古之聖賢。以此成其德行。所以邵康節詩有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之句。此陳希夷語也。胡文定公進中興策云。聖賢不畏艱難。齊威、晉文。霸心生於莒、狄。楚人敗於柏舉。昭王奔隨。舟師敗於終槀。陵師敗於繁陽。楚國大惕。而令尹子西顧曰。乃今可爲矣。於是遷郢於鄀。改紀其政。楚遂以安。舜發於深山。文王興於羑里。聖人作易。於困卦則曰困亨者、困窮而致亨也。於震卦則曰震亨者、因震恐而致亨也。聖賢所以不畏艱難者。以此。伊川曰。君子當困窮之時。盡其防慮之道。而不能免。則命也。如孔子遭桓魋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之時。又以見聖人道並行而不相悖處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戹。所守亡矣。又曰。君子處難守正。不知其它也。守正而難不解。則命也。遇難而自放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者不爲。又云。賢者惟知義。而命已在其中。中人已下。方以命處義。又曰。處屯難而有致亨之道。其惟貞固乎。然能守正不變者、鮮矣。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舍。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蘇東坡曰。人不知命者。當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公謫嶺外。與程正甫書云。覩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甚安之。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又與參寥書云。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京師國醫手裏。死人尤多。鄒忠公元符間論事謫嶺外。

與故人田名晝承君泣別。承君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忠公歎息曰。君子贈我厚矣。

昔劉元城紹聖中竄嶺外。一日所厚來。垂涕言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請早自裁。無辱公從容告之曰。知君至情。而某罪大謫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而勸百。助時政之萬一。安世之志也。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卒不爲動。胡衡麓曰。凡人履險蹈難。往往詭計以苟免。徼倖以圖全。必曰命若是也。其可逃乎。當是時。處之在我矣。若陳蔡之際。匡人之戹。縲紲之中。孔父、仇牧、荀息之事。一有遷心變志。終不能與命相違。徒爲不義。士所以見危必當自致其命也。又曰。其然也。不能使之不然。其不然也。不能使之必然。其未然也。則不可力變其然。夫是之謂天命。蓋不易之理。得其所以然之理。則我爲主矣。又曰。元聖必得其位。至仲尼。則窮爲旅人。大德必得其壽。至顏回。則三十而夭。舜能孝親。而不能必瞽之不杖己也。能友弟。而不能必象之不將殺己也。湯、文聖矣。而不能免夏臺、羑里之戹。比干、箕子忠矣。而不能免剖心囚奴之禍。孔子豈嘗有憾於武叔。而當朝肆毀。豈嘗失色於桓魋。而縱兵爲寇。凡如是類。聖人猶不免。惟盡其在我者爾。邵康節謂聖人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有詩云。受疑始見周公旦。經戹方明孔仲尼。又詩云。禍如許免人皆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云。繫自我者。可以力行。繫自人者。難以力爭。又云。聖智不能無蹇剝。賢才方善處哀榮。皆至言也。謝上蔡謂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折挫。胡文定曰。謝顯道少年便信命。嘗見伊川。伊川問。往京師應舉否。答以不願去。親庭、止就上蔡。伊川喜之。伊川有云。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而望及第。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便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邵伯溫失解。康節示之詩云。干求須黽勉。得失是尋常。外物不可必。其言味甚長。劉元城曰。應舉須是文章及第。不由事業。大要謂得之不得有命。不當以得喪之念累於心。故伊川舉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孫泰山三

黜於禮部，則退休焉。唐李泌曰：天命、它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劉元城曰：聖人有所謂知命，有所謂言命。但聖人知而不言，若知而言之，是教天下後世不修人事。一本於命，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孫泰山謂善爲國者，先人事而後天意。梁況之云：不信己之所爲，而歸之天意，不可也。梁師事孫泰山門人姜潛至之。伊川亦曰：聖賢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未極之閒，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冀其引久，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庶矣。又云：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過門不入。非不知饑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卻救之如此其急，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又曰：賢不肖之在人，治亂之在國，不可歸之命。關子明曰：象生有變而能通，則治亂有可易之理。又須知此義也。自立志至安義命，凡十一條，皆莅事行己之要。

此其大略也。天下之事，殊塗而同歸，在乎以類推之。今逐條所舉，亦綱領而已。因紀聖賢言行於逐條之下，明非愚敢臆說也。若諸儒之論，意義同而載者似重複，姑以見所造或有淺深，其趨未始不同。或疑條端多而敘載繁者，要在深考此書之意。後學尊其所聞、是也。過之者、稍異乎師說、則互相詆誚，幾成黨與，甚至毀訾先哲，識者有憂之。胡文定公語徐時動云：學道先除去人我，敬之不加喜，侮之不加怒。山谷云：好學之士，常患人我之念最難調伏。其流蓋自熙豐而來。范忠宣公論王荆公，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蘇東坡謂介甫之文，未必不善也，患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王氏安能以其學同天下。胡衡麓謂當時學士大夫，意向稍殊乎王氏，則擯斥隨之，必如是說，始堪仕進，百唱千和，率天下出一私戶，不亦甚乎。竊謂學者亦可以監矣。謝上蔡、洛學也，論語解中，如臨川諸說，一言之善，亦不廢而取之，豈有意欲救其弊歟。噫。聖人何常師之有，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主善而已。宜乎氣象之廣大也。胡衡麓謂吾夫子樂取諸人以爲善，博學而無常師，於老聃，則問以禮，於郯子，則問以官名，於師襄，則問以琴，於之宋，則得坤乾，於之杞，則得夏時，於南人，則善巫醫之言，於西方，則錄車甲之矜，凡人寸長片善，靡不資焉，則何事之不知，何理之不明，何道之不得，固天縱之將聖，又多學而無常師，所以集大成也。邵康節既受學於李挺

之。又游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諮訪。以道無常師焉。康節謂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眞。故求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考。而必折衷於聖人。已上見先生行狀謚議。揚子雲謂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在則人。亡則書。苟折衷於一家之說。未能無偏。此末學之弊也。汪聖錫謂世之學者。往往假聖人之說。以廣己造大。曰。我能通天下之志。我能成天下之務。我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高自標置。欺眩愚俗。若是者。非特穿窬之盜而已。又或守前人章句訓詁之傳。雖隱之於心而或疑。槩之以聖人之道。而或不合。不敢有加焉。曰。吾師之說則然。二者之說。固有差矣。其於非其所自得。則均也。汪公受學於張橫浦。伊川每見人言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它長處。是皆一道也。王通有云。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胡衡麓論子貢貨殖云。凡聖門諸子。皆不可以一言之差。一行之過。斷其終身。竊謂後進於先哲。亦當然。楊龜山語呂居仁云。夫學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孔孟之言。抑末矣。諸儒語錄。皆及門之士雜記一時之言。惜乎不一經老先生訂正。蓋其中有早年暮年之說。有告初學成德之語。而初無倫次。或因事感發。有所指之言。或隨人氣稟。有扶偏之訓。而閒闕本末。或論陰陽變化性命之理。或辯釋老幽明死生之說。錯綜其閒。初學未有所主而驟觀之。多失其下學之序。未免爲坐談之資。苟非明師親友有以正之。烏能免其弊哉。昔伊川嘗戒學者勿編集語錄云。聽得轉動。或脫亡一兩字。便大別。又語其門人尹和靖曰。若不得於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曰。伊川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則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龜山祭游定夫文亦云。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眞。胡文定公屢請龜山是正程子語錄。終不聞下筆。文定公亦卒莫敢措一辭。二先生尚難之。後學欲輕議。可乎。或有取語錄以釋經者。嘗疑以問汪公聖錫。但舉和靖語以見答。因附記於此。

若夫統論道之大本。曰中而已。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邵康節曰。道無聲無形。不可得而見。故假道路之道而爲名。人之有行。必由乎道。謝上蔡辯老子先道而後德之說云。自然不可易底。便喚做道。體在我身上。便喚做德。有知覺。識痛癢。便喚做仁。運用處皆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事。又曰。道之得名。以其人由之而不可離也。近在父子夫婦之間。視聽倉卒之際。果可以離人乎。自二端起。或揣提仁義。或絕滅倫類。然後人始疑道爲虛無寂寞矣。濂溪曰。天以陽生萬物。仁也。伊川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竊謂言仁親切。莫如二先生。始悟先儒或以愛、以元、以寬、以公恕、以知覺、言仁者。亦生之屬也。戕賊天性。暴殄天物。則爲不仁矣。醫家目草木實之穰曰仁。以其有生道焉。楊龜山謂論語言仁。皆仁之方也。伊川曰。中卽道也。中之

爲義。自無過不及而立名。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言寂然不動者也。呂與叔謂情之未動。元無過不及。又曰。後世稱善治天下者。無出乎堯舜禹。豈執中而用之。無不中節乎。無過無不及。民有不知。世有不治者乎。聖人之治天下。猶不越乎執中。則治身之要。舍是可乎。自中而發。無不中節。莫非順性命之理而已。胡衡麓謂情不違理者。性之正。楊龜山謂堯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執中而已。或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伊川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言一家。則廳中非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可矣。盛寒則薄裘不可。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世爲中。若過門不入。則非中矣。龜山因取扇子以稱之曰。以長短觀之。則彼爲中。以輕重等之。則此爲中。善用中者。惟等其輕重。無過不及而已。張敬夫云。論其統體。中則一而已。分而萬殊。而萬殊之中。各有中焉。朱元晦謂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惟可與權者知之。蓋皆推廣上說也。劉元城曰。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是之謂中。呂氏又曰。小人見君子之時中。惟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也。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惟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所在。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治。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必誅也。胡衡麓曰。道有常有變。常止乎正。變適於中。變而不正。斯亂矣。范太史曰。經者、道之常。君子治國平天下。反其常道而已。常道者。堯舜之道仁義是也。伊川云。庸只是常。乃定理也。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及經。中在其間。橫渠云。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其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胡文定公曰。君子守其常。聖人盡其變。又謂春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蘇東坡曰。公山弗擾佛肸之召。南子之見。皆非常道。惟孔子則可。故曰。聖達節。謝上蔡論佛肸召。子欲往云。聖人涉世。如善游不避深淵。使不善沒者效之。豈不殆乎。因悟東學與溫公之學。語常而罕及變。其旨微矣。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之意也。或議溫公學有未至處。大槩指此類而言。觀諸用。又不然。在仁宗朝。極論國匱理財爲急。以爲食貨國之大政。宰相之職當領。在神宗朝。力爭富國興利爲非。以謂宰

相當以道佐人主・不當領制置三司條例・謂公昧於時中・可乎・竊謂道無適而非中。一有偏倚。乖戾隨應。萬物失其所由矣。如四時之過不及。則物災。氣血之過不及。則身病。故人事之過不及。則害生。政事之過不及。則亂作。萬化萬事。莫不皆然。悉由乎不中節也。伊川謂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朱漢上謂中乃自然之理。非人能爲之也。學者又豈只訓釋一中字而止乎。要須用而能中節。斯可矣。溫公謂韓持國曰・某所以不好佛老者・正謂其不得中道・借使有人眞能心如死灰・形如槁木・及有物欻然來感之・未免出應之・則其喜怒哀樂・未必皆能中節也・中節者、當其理而已。非理明義精。無人欲之私焉。烏能至是哉。胡衡麓曰・中之難執也・自堯舜禹儆戒以相授・非至精至一・窮極道心・不足以得之・而世儒多易其言・唐楊嗣復所謂事貴得中者・譬之盜跖欲殺十人・而勸之曰・盍殺五人可爾・以是爲中・不亦悖乎・伊川謂楊墨本學仁義。但所學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可不審歟。大抵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未有偏倚而能立。不和而能行者。先大夫謂三百八十四爻。其用不出乎時中。劉絢問讀春秋以何道爲準。伊川曰。其中庸乎。楊龜山謂書五十九篇。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至哉中乎。誠天下之大本也。故繫之篇終焉。

常病初學從事於末而昧乎本。鮮克有成。作明本書諸座右以自警云。本末初無二致。明乎一貫之理。尙何先後云哉。然初學不先知其本。則末必紊。明本蓋有不得已而作也。非敢語成德而淑諸人。姑以自訓。遺之子孫。若同志之士。亦所不隱也。吾子孫讀經史之外・苟能翫味是書・窮則以之修身・達則以之從政・庶逃乎虛誕之譏・腐儒之誚矣・若以類書觀之・非予志也・至於先儒接人之端。學者進德之門。治道爲政之要。涖事行己之方。至王霸之別。釋老之辨。諸學之源。末學之弊。大略粗見。末學之弊・昔胡文定公論程氏學疏・今朱元晦中庸集解敍・蓋言其略矣・大槩鶩高遠・事空妙・喜同而惡異・好名而尙言・談體而遺用・語變而厭常・析學問政事爲兩途・離修身治國爲二道・殊非聖賢誨人之本旨・此風寖長・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吾子孫勿襲其軌可也・橫渠謂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政自古之可憂者・胡衡麓曰・父子君臣之倫・禮樂刑政之具・以至取予之介・交際

之言・加帝於箕之儀・奉席如橋之習・無非性與天道也・謂此非性與天道・則人所以行乎父子君臣・禮樂刑政者・是皆智巧僞設・土苴粃糠之迹・而性與天道・茫昧杳冥・無預乎人事・此豈五經所載・孔孟所教耶・劉元城語馬永卿曰・有暇可看條貫・不獨可以治人・亦可以保身・余嘗以審於衡麓・答云・本朝憲章・在仕者不知・則爲吏所欺矣・雖條法・先儒亦不令人廢者・蓋窮理之一事耳・明道事迹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厚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王固以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夷狄情狀・山川道路險易・邊鄙方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竊謂學者能師法子註盡其詳者・亦有不得已焉爾・昔趙元考與溫公論著述之體・當以正文舉其要・子註盡其詳・又溫公與范太史論長編云・寧失於繁・無失於略・況是書將欲曉初學歟・書中所紀聖賢言行・悉以意義爲序・初無先後之別・或有意義同而詳略異・或意雖不屬而義難略者・具載子註云・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至書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張嘯天徐鼎銘）

壽製

G一五〇八上